



□ 12
3764
312



012
3764
312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五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三十四

德清俞樾蔭甫著

爾雅一

權輿始也 釋詁

郭璞注曰詩曰胡不承權輿邢氏昺疏曰權輿者天地之始也

樾謹按文選劇秦美新曰權輿天地未祛雖雖盱盱權輿二字止作始字解非天地之始謂之權輿也邢氏誤會其義謬甚矣錢氏大昕潛研堂集引孫星衍說謂即釋草之其萌蘗蘼亦即說文之夢灌淪此說自不可易惟經文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俶落以上皆字各成義則權輿亦



木下中也氏
1991.9
寄贈

91-345

非必相連爲文方言曰奮始也奮卽權字而其字從大是其本義爲大也奮爲大而亦爲始猶元爲始而亦爲大矣輿者眾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聽輿人之謀成二年傳無令輿師淹於君地杜注竝訓輿爲眾故廣雅釋詁曰輿多也眾多則亦有大義玉篇多部彘彘彘四字竝曰大也而其字竝從多至茲彘二字亦作亥亥則又從大可知其義之通矣詩韓奕篇魴魴甫甫毛傳曰甫甫然大也廣雅釋詁曰甫甫眾也周官小宗伯及冢人職鄭注竝曰甫始也然則輿爲眾故爲大亦爲始猶甫爲始故爲大亦爲眾矣此權輿訓始之本意也因權輿二字適相連成文故古人卽以二字竝舉周書文酌篇一幹勝權輿周月篇是謂日月權輿大戴記誥誥篇孟春

百草權輿竝本之爾雅耳亦猶下文林丞君也而平都相蔣君碑卽曰於穆林丞林丞二字非相連爲義也此可見爾雅一書雖經後人附益而實傳之自古矣

業大也

疏曰業者版之大也

樾謹按邢氏以大版爲說未得其義廣雅釋詁業始也國語齊語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韋昭注曰業猶創也創亦始也業之義爲始故亦爲大猶元之義爲大故亦爲始矣爾雅甫業竝訓大而甫之義卽通乎始廣雅昌孟業竝訓始而昌與孟之義卽通乎大然則訓始訓大於義得通爾雅廣雅正堪互證

省善也

注曰省未詳其義

樾謹按省通作省尚書洪範篇王省惟歲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省惟歲莊二十二年公羊傳肆大省左穀竝作肆大省是也釋名釋天曰省消也如病者消瘦也以消釋省乃從雙聲取義消從省聲河上公注老子曰省善也然則省之爲善猶省之爲善而省之爲省猶省之爲消矣省字蓋從少得聲省與少雖於古音非同部而實一聲之轉說文水部消少減也不徑訓減而必曰少減者兼以聲訓也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竝以省多對文疑卽省如少矣故省與省善得通也

肇基謀也

注曰肇未詳疏曰肇者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公基者君子作事謀始也

樾謹按肇亦謀始之意上文肇基竝訓始是其證也詩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篇引作后稷兆祀是肇兆古字通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伐謀先兆擗響于音李善注曰兆爲謀始響爲音初也正得爾雅之義郝氏懿行義疏引釋言肇敏也謂敏謀古音相近雖其說亦通然經以肇基連文則以謀始之說爲塙矣

耆老壽也

注曰耆猶耆也疏曰方言云燕岱北鄙謂耆爲黎郭彼注云

黎面色如凍黎也舍人曰者靚也血氣精華靚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考面如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越謹按凍黎之義可以釋黎不可以釋考故郭氏不用以說此經至訓靚訓垢又取象於狗皆以聲近之字展轉相訓而義實未安宜郭氏皆不之用也說文老部考從老省句聲句部句曲也故凡從句聲之字皆有曲義竹部筍曲竹捕魚筍也羽部翎羽曲也疒部痾曲脊也竝其證也考老之者蓋卽痾之異文老人之脊必曲故以為名其變從老省者以疾言則宜從疒以壽言則宜從老也玉部玖篆下云讀若人句脊之句然則句脊字本止作句從疒從老皆其孳乳寢多者矣
氣靜也

注曰氣未聞

越謹按說文心部氣癡貌疒部癡不慧也其義與靜絕遠然癡字從疑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曰疑定也不慧謂之癡正由其性能定而不能動耳是亦人之一病故從疒作癡然所謂癡貌者非必其為不慧之貌也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讀為佻然從乎趙盾之佻正立自定之貌然則氣猶佻也其字竝從气聲義得相通以其不善者而言則為癡貌以其善者而言則為疑立之貌美惡不嫌同辭大學篇曰定而后能靜正立自定是為靜矣學者但知氣為癡貌而不知氣通乎佻然之佻癡通乎疑立之疑故不得其解也說文心部又曰懈駭也癡與懈蓋同字以疾言則從疒以

心言則從心耳懈之義為駮而馬部曰駮馬行佻佻也佻佻者謂之懈故佻然者謂之癡明乎此而爾雅之與說文固一

貫矣曰安而試辨精五立自安致為精矣學者必以此為

順劉陳也其善言而言順為錄立之謔美惡不勸同

注曰皆未詳其字或與戶聲美林則或以其不音言

樾謹按郝氏懿行義疏引洪頤煊讀書叢錄說謂士冠禮之

南順即特牲饋食禮之南陳其說甚塙順之與陳蓋以聲近

而義通陳從申聲古文作申然則順之為陳猶坤之為順矣

劉者郝云與播聲近說文云播引也或從申作抽訓引故又

訓陳其說亦塙此經以劉繹連文劉繹猶抽繹也尙書立政

篇克由繹之由即抽也即此經之劉繹矣下文留久也留與

劉亦通高誘注淮南子原道篇曰劉讀留連之留是其證也

此文引延與劉竝訓陳下文引延訓長留訓久長久之義同

矣且陳亦有久義尙書盤庚篇失于政陳于茲枚傳以陳久

釋之正義曰釋詁云陳久也古者塵陳同以是言之劉猶留

也陳猶塵也觀下文留與塵同訓則無疑乎劉之訓陳矣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

注曰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

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樾謹按郭意以賚卜畀為賜予之子台朕陽為予我之子其

實卜亦予我之子也卜乃僕之假字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

右鄭注曰卜當為僕是其證也古人每自稱僕故訓僕為予

矣詩天保篇君曰卜爾楚茨篇卜爾百福毛鄭並用此經為說誤也辯見毛詩至陽字郭引魯詩及巴濮語證之然其義未詳今按陽者養之假字說卦傳為妾為羊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是陽與養通鄭因兌為少女故以女說之然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注曰養主給烹炊者也然則養之名通於男女此經卜陽並言卜即僕也陽即養也皆古人謙稱自託于執卑賤之役也

緝熙光也

注曰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樾謹按緝熙字詩凡四見然以字義言緝無光義疑緝之假字也說文水部洧灇涌兒水涌則有光故沈篆說解曰水涌光也緝熙連文洧者水之光熙者火之光矣

黎眾也

樾謹按黎之言麗也尙書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青驅是其例矣黎又通作離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作合離離亦麗也說文鹿部麗旅行也故此經黎旅並訓眾矣

逐病也

注曰未詳

樾謹按詩考槃篇頤人之軸箋云軸病也正義引此經而曰

軸與逐蓋古今字異是逐又通作軸然逐軸並非正字也詩
鼓鐘篇憂心且妯傳曰妯動也說文心部引作忡疑逐軸並
忡之假字忡爲心動漢書田延年傳使我至今病忡師古曰
逐逐心煩貌以易義證詩義而雅詁益明矣
寫憂也

注曰寫有憂者思散寫也疏曰小雅車牽云我心寫兮
樾謹按以散寫爲憂義不可通如其說則我心寫兮爲我心
憂兮而於詩人之旨大悖矣寫者獯之假字方言曰獯驚也
宋衛南楚凡相驚曰獯驚與憂義相近獯爲驚故卽爲憂矣
說文大部南楚謂相驚曰獯讀若愬凡說文讀若之字義皆
得通周易履九四愬愬終吉釋文引子夏傳曰愬愬恐懼貌
卽可以說此經矣

祠蒸嘗禴祭也

樾謹按郝氏義疏曰四者皆時祭之名詳見釋天而此又單
訓祭者蓋不獨時祭有此名而凡祭亦被斯名也小宗伯云
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女祝云凡內禱祠之事大祝
云一曰祠鄭注皆不以爲春時祭名書洛誥云王在新邑烝
大宗伯疏引鄭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
月令大饗帝嘗鄭注曰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
司祭於羣神然則鄭意亦以此嘗爲祭名而不以爲時祭之
嘗矣惟禴未聞郭以爲皆四時祭名恐未然也今按郝氏此

論甚得經意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而四者又爲凡祭之通稱亦猶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而四者又爲凡獵之通稱也不然車攻篇旣曰駕言行狩又曰之子于苗一時之事何以狩苗互見乎周易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干寶注竝曰非時而祭曰禴然則禴非時祭古亦有徵可以補郝說之闕

載謨食詐爲也

注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謨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

樾謹按錢氏大昕謂古爲僞同字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而王氏引之又謂載謨食皆爲也引哀元年左傳不可食己爲證其義皆極塙勝郭注遠矣惟食何以訓爲義

終未明王氏引或說謂食當讀飭今按周易井初六傳井泥不食虞注曰食用也國策衛策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毋高誘河上公注竝曰食用也荀子富國篇仁人之用國楊倞注曰用爲也是用與爲義得相通食訓用故訓爲正古義矣不必改讀作飭也

行言也

注曰今江東通謂語爲行樾謹按釋宮曰行道也是行與道義通周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擇人道國之政事鄭注竝曰道猶言也行之訓言猶道之訓言矣襄二十五年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失言卽失道也然則行言也猶曰行道也與釋宮之文其義本

通郭引時諺為證尚非古義

徽止也

注曰徽未詳

樾謹按說文水部澗不流濁也段氏注曰謂葢濁不流去也不流則有止義徽卽澗之假字禮記大傳篇殊徽號鄭注曰徽或作禕是其例也上文禕美也猶云徽美也此文徽止也猶云澗止也以聲求之得其義矣

衛垂也

注曰營衛在外垂也

樾謹按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為營衛正義曰為營以自衛是營衛之衛乃保衛之衛郭引以證此經於義未瑯衛者圍之假字禮記孔子閒居篇帝命式于九圍鄭注曰九圍九州之界也是圍與界義同界訓垂故圍亦訓垂矣

嗟咨嗟也

樾謹按釋文曰嗟本或作𦉑字林云嗟𦉑皆古嗟字是嗟之與嗟古今字耳若以嗟釋嗟義不可通此經當以嗟字為句咨嗟也三字為句咨嗟卽咨嗟蓋以咨嗟釋嗟字謂若尙書王曰嗟之類皆是為咨嗟之聲以發語端也詩序故嗟嘆之釋文曰嗟咨嗟也漢書賈誼傳嗟若先生師古注曰嗟咨嗟也皆本爾雅文是古讀固以咨嗟連文矣釋詁釋言雖多以一字為訓而如昆劉暴樂也覲髮弗離也則亦間有二字者此云咨嗟亦猶暴樂弗離之類耳上文肆故今也詩思齊篇

毛傳抑篇鄭箋皆以故今連讀宋王觀國學林謂非爾雅句法失之不考矣

於代也

注曰於義未詳

樾謹按於乃語詞也說文口部哉言之間也是古人用語詞本取相開之義上文哉與之言竝訓開邵氏晉涵正義曰周頌雖云假哉皇考臣工云維暮之春有客云薄言追之皆謂詞之間也然則於亦詞之間也凡言於者皆自此之彼之詞故爾雅不與哉之言竝訓開而與開竝訓代義可互明矣

艾歷也

注曰長者多更歷

樾謹按也字衍文古本與下文合為一條其文曰艾歷麻秭算數也故詩訪落篇朕未有艾鄭箋以艾為數即本此文若如今本則鄭何以不訓為歷乎歷麻竝訓數亦猶申神竝訓重任壬竝訓佞郭所據本於歷下衍一也字因從而為之說殆非其舊矣下文艾歷覲胥相也亦以艾歷二字冠首與此正同

神治也

注曰神未詳

樾謹按上文申神竝訓重郝疏謂申與神同然則此文神訓治猶申訓治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曰自持也自申束即有治義廣雅釋詁伸理也伸與申通理

卽治也爾雅亂神竝訓治廣雅亂仲竝訓理其義同矣下文又曰神慎也亦卽申束之義釋詁神字凡三見惟首條訓重者申神竝列至下二條則有神無申知神卽申矣郭氏不達假借之旨故多未詳也

允任壬佞也

注曰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

樾謹按佞人似信之說義不可通允者合之假字也說文口部合山間陷泥地從口從水敗貌讀若兗州之兗按兗州之兗古字止作沈以沈水得名合讀若沈故通作允訓允爲佞卽訓合爲佞也合從口從水敗貌正與佞義合以地言則爲陷以人言則爲調其義又相通矣荀子脩身篇饒樂之事則

佞兌而不曲兌字疑卽台字之誤因台字罕見淺人遂改爲兌矣此經允任壬同訓佞而義實不同爾雅此例甚多說文女部佞巧調高材也允之爲佞乃巧調之義任壬之爲佞乃高材之義任壬文異義同佞之言能也勝也古人自謙不佞猶言不任矣疏引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蓋天下有真可任之人亦有似可任之人四岳舉鯀可用此卽鯀之似可任也堯不以爲可因四嶽再舉而始用此卽堯之難任人也難者不輕用之意也郝疏本郭氏佞人似信之說謂任亦信也更失之矣

儻仍因也

樾謹按尙書皋陶謨篇思日贊贊襄哉釋文引馬融曰襄因

也呂刑篇奪攘矯虔周官司刑職疏引鄭注曰有因而盜曰攘蓋即從襄聲生義攘之訓因亦當以此然襄之本義解衣耕也殊無因義上文曩久也久則有相因之義漢書食貨志陳陳相因是也曩訓久故攘訓因文異而義通曩聲轉而為乃漢書曹參傳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古音乃與仍同故上文曰仍乃也攘之與仍猶曩之與乃故其訓同矣郝疏以為攘之假音失之

珍獻也
注曰珍物宜獻

樾謹按珍物雖宜獻而獻物不可即謂之珍注義非也珍與眡通釋言曰眡致也即此經珍字眡為致故珍為獻文異而義通上文曰眡告也告與致義亦相近禮記少儀篇曰致膳於君子又曰凡膳告於君子告即致也致告並即獻也郭氏此注未免泥乎其形矣

揚續也

注曰揚未詳

樾謹按邵氏正義引益稷篇皋陶拜手稽首颺言史記作揚言為證已得之矣揚言者繼續其言枚傳謂大言而疾非也惟揚何以為續邵亦未得其義今按揚者易之假字說文勿部易一曰長也字亦通作暢詩小戎篇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凡物續之則長長與續義相近淮南子人間篇故交畫不暢文選神女賦不可盡暢高誘李善注並曰暢申也

揚之爲續猶暢之爲申皆由易之爲長而引申之申重與繼續其義同矣

祔祫祖也

注曰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祫毀廟主

樾謹按徐鍇說文繫傳引郭注曰祫毀也附新廟毀舊廟也與今本不同而其義更明惟祫毀也之上當有祔附也一句徐氏因於祫篆下引之故不及耳郭意蓋以附釋祔以毀釋祫而申之曰附新廟毀舊廟也兩廟字卽經文祖字說文示部祖始廟也是祖之本義爲廟尙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竝以祖社對言祖社猶廟社也鄭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本義矣文二年公羊

傳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卽太廟也毀廟言廟太廟言祖廟祖一也互言之耳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合乎祖卽合乎廟也周書嘗麥篇乃嘗麥于太祖于太祖卽于太廟也禮記檀弓篇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小祖卽小廟大廟也荀子成相篇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立其祖卽立其廟也凡此皆祖之本義此經曰祔祫祖也祖之本義也釋親曰祖王父也祖之引申義也本義爲引申義所奪而此經之旨失矣說文以祫祔祖三篆相次正本此經之文蓋有新附之廟有已毀之廟故必兼祔祫而言然後廟制乃備吾鄉許氏宗彥廟祫考曰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于親盡之祖限

于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禮之正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詳見鑑止水齋集其義至精然則此經兼祧祫言卽兼廟祧言廟祧雖別亦得通稱故王制曰天子七廟蓋五廟二祧并稱七廟也祧得稱廟故祧亦稱祖矣郝氏義疏謂此文當以祧祖連讀玉篇廣韻曰祧毀廟之祖也祧必於毀祖者祖親盡則廟毀祧祭於此以新死之主將入此廟故祭而屬之也此說殊不可通古者孫祧於祖但取昭穆相同非必祧於毀廟之祖也且如其說祧祖者毀廟之祖而祧者祧於毀廟之祖安得卽以祧祖釋祧乎

卽尼也

注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

樾謹按釋文曰尼本亦作昵是尼有親昵之意卽之言就也相就卽相親故卽訓尼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卽聶從昧正義曰卽是依就之義與此經卽尼之訓正合謂與聶者相昵也郭以卽今說之非是

在終也

樾謹按在當讀爲載載從戔聲在從才聲亦或從戔聲州輔碑載貴不濡在作載是其證也故在載得通用載之言成也成與終義相近載爲終猶就爲終矣上文載訓終正以亂爲治以故爲今之例釋天唐虞曰載注曰取物終更始然則載之義固通乎終始矣

穎充也

釋言

疏曰說文云穎火光也

穢謹按方言擷竟也廣雅釋詁同小爾雅廣詁充竟也擷訓

竟充亦訓竟是擷充同義矣此經穎字即方言擷字疑擷從

穎亦或從穎古文又省手耳邢氏依穎字本義為說矢之

劑翦齊也

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疏曰皆為齊截也

穢謹按劑翦齊一聲之轉其義皆通然此經訓劑翦為齊非

訓齊為劑翦則自當以齊字之義為主不當訓齊為齊截以

求合於劑翦二字也劑者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司農云

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是質劑皆平也說文齊部

齊禾麥吐穗上平也齊為平劑亦為平故曰劑齊也翦者說

文羽部曰羽生也羽初生必整齊周官司裘疏引鄭康成尚

書注曰毳理也毛更生整理然則翦之為齊猶毳之為理矣

翦亦通作踐禮記文王世子篇不翦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

作不踐其類也是其證也伐柯篇伐木篇竝曰邊豆有踐蓋

謂其陳設之整齊故毛傳曰踐行列貌鄭箋曰踐陳列貌正

與雅訓合矣

矜苦也

注曰可矜憐者亦辛苦

穢謹按矜通作鰥禮記王制篇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是也釋

詁曰鰥病也鰥訓病故矜訓苦廣雅釋詁曰病苦也是病與

苦義通也郭注失之迂矣賈誼書曰苦也長與與

誥誓謹也注曰皆所以約勤謹戒眾

檇謹按注中勤字衍文也郭意蓋以約謹解經文謹字韓子十過篇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此約謹二字連文之證也

約謹猶約結也謹與結一聲之轉古亦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傳作結言而退是也此經曰誥誓謹也謂誥

誓所以約結其眾也說文言部誓約束也即本之爾雅矣

黼黻彰也

注曰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己相背國語曰黼黻文如兩己相背自來不得其

說然尙書益稷篇枚傳桓二年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並與

郭同則固先儒相承之舊說兩己相背者兩相背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躬猶己也然則己與身同義矣兩己猶兩人說

文北部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北從二人相背兒從兩己相背其意相近故釋文曰黻戾也戾與乖同也人各有己挾其己

意而不相從是為兩己相背古君臣之間獻可替否不為苟同故聖人特著此文阮氏元謂是兩弓相背之誤轉不如兩

己之義精矣

肇敏也

樾謹按釋詁肇始也肇為始故為敏始猶先也敏猶速也呂氏春秋辯土篇其生也必先高誘注曰先猶速也肇之為敏

猶先之爲速也方言佻疾也佻與肇聲亦相近詩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卽其例矣

茅明也
注曰左傳曰前茅慮無疏曰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樾謹按左傳前茅慮無杜注雖訓茅爲明而又云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當以或說爲長未足以證雅訓也舍人以爲昧之明疑讀茅爲覈其說亦迂曲今按茅明也與蠲明也兩文相連竝取明潔之義禮記祭統篇明薦之而已矣中庸篇齊明盛服鄭注竝曰明猶潔也周官宮人職除其不蠲鄭注曰蠲猶潔也然則蠲之訓明猶訓潔矣茅亦潔也詩靜女篇鄭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茅爲潔故亦爲明正與蠲同義郊特牲

篇曰緇酌用茅明酌也卽爲此經之塙證矣

坎律銓也

注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樾謹按爾雅釋字義不當以易義附會郭注非也坎當讀爲科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注以爲盈滿科坎盡心篇不盈科不行注亦曰科坎也蓋坎科一聲之轉其義相通說文禾部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然則科字正有銓量之義坎律猶科律也廣雅釋水曰科坑也科卽坎之假字此經曰坎銓也坎卽科之假字王氏引之疑坎爲次之誤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求之形矣

陪朝也

皇清經解續編

華經平議三十四

七

注曰陪位爲朝疏曰臣見君曰朝朝之列位必陪重是陪位爲朝也

樾謹按陪者部之假字凡徧旁從邑者隸變作𠂔與從邑者相混但有在左在右之分而古人又往往不拘敦煌長史武班碑領校秘鄭鄭卽隕也李翕析里橋卽閣頌王氏念孫謂卽卽廣雅隕衰也之隕然則部之爲陪亦猶是矣朝廷之位各有部署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曰署位也部訓朝猶署訓位矣

康苛也

注曰謂苛刻疏曰苛名康者以康安也苛刻者心安之左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其類也

樾謹按康苛當作抗荷皆同音假借字也後漢書班彪傳尊無與抗李善注曰抗讀曰康然則康亦可讀爲抗矣禮記明堂位篇崇圻康圭鄭注曰康讀爲亢龍之亢卽其例也苛與荷古字通晏子春秋諫上篇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漢街彈碑吏無荷擾之煩彼荷字卽是苛知此苛字卽是荷矣詩元鳥篇百祿是何何卽負荷之本字釋文曰本亦作苛是古字通也抗舉與負荷其義相近故曰抗荷也郭以本字讀之訓爲苛刻而邢疏乃以安忍之義曲爲之說無論迂迴難通且經傳康字無作苛刻解者爾雅何以橫發此訓乎或謂經文本是康苛若作抗荷則兩字俱易恐涉臆說然下文樊駟也釋文引孫炎樊光本作將且也抗荷之爲康苛亦猶將且之作

獎駟同音假借不必泥其形矣
展適也

注曰得自申展皆適意
樾謹按展之言展轉也展轉則有相嬗之義故訓為適乃適
齊適楚之適非調適之適也下文云遂退也一切經音義九
及文選東都賦注竝引郭注曰遂巡卻去也展轉之為適猶
遂巡之為退重言之曰遂巡單言之則止曰遂遂猶遂巡也
重言之曰展轉單言之則止曰展展猶展轉也儀禮鄉射禮
注曰少退少遂遁也聘禮注曰三退三遂遁也遂遁即遂巡
鄭君以退為遂遁即本爾雅之文郭氏未達此例而云得自
申展皆適意則失之迂矣

昆後也

注曰謂先後方俗語

樾謹按郝疏以昆為鬻之假音然周人謂兄曰鬻乃男子先
生者之稱安得訓後乎釋親曰來孫之子為鬻孫注曰鬻後
也然則昆之訓後即鬻孫之鬻國語晉語曰使寡君之紹續
昆裔韋注曰昆後也裔末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注曰元孫之
後為裔是昆裔竝以子孫言昆之訓後猶裔之訓末吳都賦
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劉淵林注曰昆裔皆後世也得其義矣
爾雅鬻孫字古本作昆其說見後

惕惕愛也

釋訓

注曰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為悅人故曰愛也

樾謹按說文惕訓敬經典亦無訓愛者郭引韓詩說今不可詳以聲義求之惕惕卽施施也惕與施古音相近尙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其證也孟子離婁篇施施從外來趙注曰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然則韓詩以惕惕爲悅人猶趙注以施施爲喜悅貌聲近而義通矣

休休儉也

樾謹按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嘻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釋詁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詩蟋蟀篇首章瞿瞿以目言二章蹶蹶以足言三章休休卽嘻嘻以聲音並不敢荒淫之意故爾雅曰瞿瞿休

休儉也毛傳以休休爲樂道之心則不合雅訓矣說詳毛詩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注曰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
樾謹按經文本作佻佻契契遐愈急也故郭注以遠益急切釋之遠釋遐字益釋愈字急切釋急字也下文宴宴粲粲尼居息也注曰盛飾宴安近處優閒疏曰尼近也然則此兩經正相對成義遐愈急也明遠者急切尼居息也明近者優閒遐與尼爲對文今誤作愈遐急也則不特與郭注不合而與下文亦不一律且遐急二字文義不倫非上文之切直協服下文之禍毒爽忒二字同義者可比其爲傳寫之誤倒無疑矣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釋

親
穢謹按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則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
妹從可知矣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則女子謂男
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從可知矣兄弟姊妹男女通稱故經文
亦互見之

來孫之子爲昴孫
阮氏校勘記曰史記索隱孟嘗君列傳漢書惠帝紀師古注
皆引爾雅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是唐初本爾
雅作昆孫開成石經始誤爲昴弟字猶昴弟字釋文及後漢
書注亦誤作昆也

穢謹按說文弟部周人謂兄曰鬲然經典相承皆作昆弟不
作鬲弟猶昆蟲字依說文當作虺而經典相承止作昆蟲不
作虺蟲也此篇自父之昴弟以下昴字凡十六見釋文曰本
亦作昆下同疑唐初爾雅凡昴弟字昴孫字皆作昆實古本
也故唐以前引爾雅者皆如此不得謂昆孫是而昆弟非也
惟昆孫昆弟字同而義異昆弟之昆鬲之假字也昆孫之昆
疑當讀爲貫釋名釋親屬曰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
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此雖依聲取義爲釋名一書之常例而
適得其本字昆貫一聲之轉說文玉部琨或作瓊是其證也
詩皇矣篇鄭箋曰串夷卽混夷然則昆之爲貫猶混之爲串
矣上文曾孫注曰曾猶重也下文仍孫注曰仍亦重也貫有

連貫之義則亦重也此與昆弟之昆其義本不相涉開成后
經於昆弟字俱改作舅遂并昆孫字而亦改之則失其指矣
夫昆者同音假借字也舅者俗字也既不依說文作舅而變
其文作舅直以昆字上半舅字下半合成一字豈古經所宜
有乎竊謂此篇舅字皆當改從作昆之本昆弟字讀爲舅昆
孫字讀爲貫則古字古義俱得矣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

注曰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邶侯之姨

樾謹按下文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注曰同出謂
俱嫁一夫然則此經言同出亦當與下文同而必異爲之說
者正以莊姜爲衛侯之妻邶侯之姨不得言俱嫁一夫耳然

頤人篇毛傳但曰妻之姊妹曰姨而此經則有同出二字自
與毛傳不同竊意姨者本是妻之姊妹同出之稱姨猶娣也
從夷從弟古音相同周易渙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
作弟又明夷六二夷于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睇又作睽
竝其例矣與妻俱來者皆其姪娣姪則但謂之姪而娣則亦
謂之姨蓋聲近而義通經兼姊妹言之乃因妹而連言姊古
經自有此例禮記喪服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
父稅喪已則否正義引王云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
稅夫已之生所不及者何得言弟蓋因昆而連言之耳猶禘
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亦謂因父而連言母也
說詳禮記此經姊妹猶彼經昆弟矣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

出爲姨卽本爾雅而改姊妹爲女弟則其義更明此許君之善於說經也莊十年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此語卽有輕之之意蓋謂是本吾姊媯之屬耳所以止而見之而弗賓也此媯字之本義亦禮經之正名自後相承凡妻之姊妹通謂之媯故詩人以莊姜爲邢侯之媯此與爾雅之義有別不然毛公釋詩何不卽用爾雅全文而必去其同出二字乎襄二十三年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正義曰據父言之謂之姨據母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言亦呼謂姨釋名釋親屬曰母之姊妹曰媯則又因妻之姊妹而推之于母之姊妹其去古義更遠矣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媯婦

樾謹按成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此文而說之以爲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儀禮賈疏曰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媯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其說與孔氏同邵氏正義曰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媯耳不知古之稱娣媯者猶今人稱妯娌也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稱兄妻亦曰妯娌蓋晰言之則兄妻爲媯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媯急言之則但稱爲媯孔氏謂娣媯不計夫之長幼非也此二說當以邵說爲正然苦未有塙證今按墨子明鬼篇曰若然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媯也以父母兄媯對言則媯爲兄妻明矣下文云長婦爲嫡婦眾婦爲庶婦是長婦以夫之長

幼言經有明文豈得曲爲之說乎是故娣姒猶婚姻也下文
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此晰而言之也又曰婦之父母壻
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此合而言之也僖五年傳江黃道柏皆
弦姻也襄二十三年傳公有姻喪昭九年傳王有姻喪諸言
姻者豈必皆壻氏乎隱元年傳外姻至言姻不言婚則當時
已通稱姻矣今世相沿壻與婦家竝以姻稱無以婚稱者蓋
方俗語言積漸而殊雖三代之聖人亦不能執禮文而一一
正之然則左傳稱弟妻爲姒亦猶是矣未可據左傳以說爾
雅也嘗謂爾雅書最古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卽當有之特
世有增益不皆其舊耳是故生日父母死曰考妣禮有明文
而爾雅則以爲通稱兄妻爲嫂弟妻爲婦通乎男女而爾雅
則專屬之女子凡此之類皆不當以後世之義繩之

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妹
樾謹按此本作夫之兄爲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
之妹爲女叔蓋兄弟姊妹一也夫之兄爲公故姊爲女公夫
之弟爲叔故妹爲女叔今作女妹者字之誤也禮記昏義和
於室人鄭注曰室人爲女妣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妣謂壻
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也此可證爾雅女妹爲女叔之誤邵
氏義疏阮氏校勘記均已具論之矣惟兄公之兄爲衍文則
未有見及者夫夫之兄婦不得謂之兄猶夫之妹婦不得謂
之妹也是故夫之兄曰公乃禮經之正名郭注曰今俗呼兄
鍾則方俗之殊語釋名釋親屬曰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

稱也此即本爾雅之文而釋其義又曰俗閒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俗言是已所敬忌見之怔忡自肅齊也兄章兄俗之稱以俗閒別之明非雅意矣其下文又曰俗或謂舅曰章又曰俗亦如之也然則兄章兄俗之稱蓋起於此因舅亦有此稱故於夫兄之正稱轉加兄字以別於舅也禮記奔喪篇注曰兄公於弟之妻此蓋從漢世俗稱非據爾雅文正義曰釋親婦人謂夫之兄為兄公則唐初已衍兄字矣又引皇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為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此亦可證古本爾雅之無兄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五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六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三十五

德清俞樾蔭甫著

爾雅二

東北隅謂之宦釋宮

樾謹按說文白部宦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此蓋從頤字取義其實非也士昏禮勝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是古人飲食亦即在奧故祭亦如之乃以東北隅為食所居於禮無徵矣今按東北與西南兩隅相對西南隅謂之奧奧取其隱則宦必取其明曲禮正義引孫炎云宦日側之明日側之義雖從東北附會而其訓宦為明實古義也蓋東北隅與戶相當最為明顯故東北隅謂之宦猶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抑篇

正義引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然則宦也屋漏也皆以受戶之光而言光自戶入正當東北隅而西北隅亦得受之其西南隅與戶絕遠則為奧矣其東南隅雖與戶近而適為戶扉所掩則為窳矣郭注曰窳亦隱闇是室中四隅之名皆以明闇為義兩明兩闇義適相當釋詁曰熙光也宦之與熙蓋聲近而義通矣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注曰門持樞者或達北樞以為固也疏曰其持樞之木或達北樞以為牢固者名落時樞即棟也

樞謹按樞者門扉開闔之所由也安得復有木以持之且所謂達北方者不知達於何地郭以為北樞則專以室戶言矣且北樞之名亦於古無徵釋名釋宮室曰棟中也居室之中也然則安得有北樞乎今按此當以樞達二字為句北方謂之落時乃釋方俗之殊語與釋獸篇秦人謂之小驢其語一律樞達者受樞之達也門扉所由開闔者謂之樞而其上下設木鑿孔以受樞謂之達達者通也穿也廣雅釋詁達通也高誘注淮南子脩務篇曰達穿也是其義也受樞之達其名曰扂而北方則有落時之名故曰樞達句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扂郭失其讀斯失其解矣

坳謂之坳

注曰在堂隅坳端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坳毀垣也堂隅之坳經傳從無坳名疑坳

乃阼之假字說文昌部阼壁危也垣毀壁危義正相近故境
謂之阼矣釋文曰境本又作度則因阼字假作坵故改境爲
度以合之非爾雅之舊也其下云牆謂之墉可知此文亦以
牆垣言矣

九達謂之達

注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疏曰按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達
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眾車入自純門及
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杜預皆以爲道竝九軌
按周禮經途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
出之道故以爲竝九軌於此則不合也

樾謹按爾雅之達與左傳之達同字異義爾雅之達乃九道

交出之名自一達至九達義皆一律淮南子說林篇楊子見
達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此爾雅義也左傳之達則
爲道路之通稱傳於魯國多言衢於齊國多言莊於鄭國多
言達蓋方俗之殊語左氏就其國史原文而載之非魯之道
必四達齊之道必六達鄭之道必九達也各取大名以命之
耳執爾雅以說左傳則疑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而附會于
周禮之經涂九軌於是傳義失而雅訓亦違矣

室有東西廂曰廟

樾謹按古制堂東西牆爲序序以外爲夾室夾室之前爲東
堂西堂亦曰東廂西廂是廂繫堂不繫室也乃云室有東西
廂於義難通疑室乃堂字之誤宣十六年公羊傳疏引李巡

皇清經義卷之三
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按說文土部堂殿也是殿者堂之訓經文是堂字故李巡以殿字釋之若是室字安得以爲殿乎下文無室曰榭尙書大誓正義引孫炎曰榭但有堂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李巡曰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以彼證此可知李巡以殿字解堂字其所據經文必作堂矣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與李巡同是古本爾雅皆作堂有東西廂也且合下文讀之曰堂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是堂之一字冒下三句而言均是堂也其有東西廂者曰廟其無東西廂而有室者曰寢無室者曰榭今堂字誤作室則合下文讀之而不可通矣所宜訂正也

陝而脩曲曰樓

樾謹按邵郝二疏竝引說文樓重屋也爲證此失其義也古重屋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相似皆於屋上爲屋但古以取明故其下無版今以居人故其下施版此爲異耳若陝而脩曲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絕異蓋承上文四方而高曰臺言之樓與臺同皆是象土而成其四方者曰臺其陝而脩曲者曰樓非重屋也方言曰冢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雖非此經樓字之義然同是象土爲之較重屋之樓其義稍近矣

發婦之笱謂之罍

釋器

注曰毛詩傳曰罍曲梁也謂以簿爲魚笱疏曰孫炎云罍曲梁其以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穉謹按孫謂寡婦之笱以功易得名此說非也詩云彼有遺
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所謂媿婦之笱者疑亦同此蓋
於水中設簿取魚使寡婦得以取之而食其利故有是名邵
氏正義曰今南方排竹水中疏節相維謂之魚簿設門焉隨
潮爲啓閉引淮南子兵略篇發笱門爲證此說笱字之義極
得寡婦之笱殆是笱之小者故異其名曰罾矣

被謂之裙

注曰衣後裙也

穉謹按此經衣皆謂之襟被謂之裙襟裙連文郭以裙爲衣
後裙則與襟迥別而玉篇衣部曰被裙也裙衣袞也袞衣前
袷也袷卽古襟字然則襟裙同物矣戴氏震作方言疏證據

此以訂郭注之誤今按郭注固未覈然竟謂襟裙同物而異
名則亦失之蓋自衣領至腋下謂之襟而自腋下直垂至末
謂之裙故襟惟前有之而裙則前後皆有之玉篇以裙爲袞
袞爲衣前袷此指前裙而言也釋名釋衣服曰裙倨也倨倨
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此指後裙而言也各成一義似皆
未備然云倨倨然直則可知其與襟異矣襟必斜掩至右不
得倨倨然直也

醢謂之鬻鬻鈔也

穉謹按古本當作若醢謂之鬻蓋與上連爲一條皆釋鼎之
異名也說文鬻部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大
釜之訓釋鬻字之本義其鼎大上小下之說卽本爾雅文而

又詳其形狀也甌甌古字通釋文曰甌本作甌許君所見本蓋正作甌矣其鬻銘也之文亦以鼎言蓋鼎之若甌者謂之鬻而鬻又謂之銘也何以明之說文金部銘曲銘也一曰鬻鼎曲銘之訓釋銘字之本義一曰鬻鼎則亦本爾雅文爾雅止言鬻而許君增其文曰鬻鼎正以此條是說鼎事也然則古本爾雅作若甌謂之鬻固無疑矣

百羽謂之緝

緝謹按緝通作揮故鄭公孫揮字子羽也地官羽人十搏爲縛縛卽緝字之誤說詳周禮

旄謂之龍

注曰旄牛尾也疏曰舞者所執也

樾謹按集韻龍班糜切荀虞飾引爾雅曰髦謂之龍王氏引之據此訂邢疏之誤且引周頌有瞽篇設業設虞崇牙樹羽爲證其說是也惟未及龍字之義龍者擺之假字釋名釋喪制曰披擺也各于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據有瞽篇正義謂置之於栒虞之上角則亦有在旁引擺之義故謂之擺矣擺字說文所無然已見釋名則漢世固有擺字玉篇謂擺與捩同當卽擺之或體也說文草部龍草也徐鍇引此文而說之曰蓋似此草也則未達假借之例而臆爲之說矣

革中絕謂之辨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鞞注於上句曰中斷皮也下句曰復分半也

樾謹按革中絕謂之辨則革中辨卽是革中絕耳豈得分爲

二義若如注義當云辨中絕謂之鞞於義方明不當仍云革
中辨也疑經文下辨字乃辨字之誤說文糸部辨交也中絕
中辨兩文相對中絕謂之辨辨者判也中辨謂之鞞鞞者曲
也廣雅釋詁曰鞞曲也是其義也相交則有曲義故中辨謂
之鞞矣辨辨形似又涉上句辨字而誤耳說文鞞篆說解卽
用爾雅文而亦作革中辨蓋後人依既誤之爾雅改之也

大箎謂之沂

釋樂

樾謹按沂誤字也釋文引孫炎曰箎聲悲沂悲也大平御覽
卷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箎其聲悲沂鏘然也夫沂與悲義
了不相涉若果是沂字則古人必不作是解矣沂當作斲說
文言部斲悲聲也舍人注云其聲悲斲孫炎注云斲悲也皆

與字義合今作沂者疑別本或假斲爲斲其字闕壞遂成沂
矣釋名釋樂器曰箎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是箎之
名義本取諸啼故亦謂之斲斲與啼義相近下文大墳謂之
跽詩何人斯篇正義引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然則大箎謂
之斲大墳謂之跽者皆象其聲而名之釋名曰墳喧也聲濁
喧喧然也斲與啼同跽與喧同爾雅與釋名其義通矣

大鼗謂之麻

注曰麻者音概而長也

樾謹按麻與靡古字通呂氏春秋任數篇西服壽靡高注曰
靡亦作麻是也大鼗謂之麻者言其聲靡靡然也詩黍離篇
毛傳曰靡靡猶遲遲也故郭以爲聲概而長也說文禾部概

稠也釋言篇注曰粥之者曰糜然則聲稠謂之糜猶粥稠謂之糜矣

四時和謂之玉燭

釋天

樾謹按此及下文四時和爲通正時字竝氣字之誤說見阮大氏校勘記此四氣卽上文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也郭注於青陽等四名竝以氣言之是其所據本固未誤至下文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則不以氣言而以爲四時之別號蓋郭所據本已作四時和爲通正矣唐石經於此文作四氣下文作四時卽依郭氏本也今本皆作四時又非郭氏之舊矣惟經文兩言四氣和其義不同此文以光言下文以風言光也風也竝由氣而生也故此

曰謂之玉燭下曰謂之景風燭猶光也釋文引李巡云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此說失之蓋玉燭與景風醴泉一律燭也風也泉也實指其事玉也景也醴也爲之美名耳古人之詞凡所甚美者則以玉言之尙書之玉食禮記之玉女儀禮之玉錦皆是也玉燭猶言玉光謂光之至美者也邢疏引尺子曰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然則玉燭固不得分而爲二矣

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樾謹按辜之言故涂之言除也一歲至此將除去故舊而更新矣是以十一月謂之故十二月謂之除也辜故涂除竝聲近而義通周官萑蒺氏注日月謂從媼至茶茶亦除之假字

耳詩小明篇日月方除毛傳以為除陳生新當即此除字之義故二月初吉至于芄野也鄭箋曰四月為余恐失之矣四月為余乃舒之假字釋文曰孫作舒是也詩正義引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其說亦與孫炎同初非取除陳生新之義不得混而一之

焚輪謂之殞

樾謹按焚字釋文作焚曰焚本或作焚蓋焚焚古通用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焚如是也焚輪與紛綸同文選封禪文紛綸威蕤張揖曰紛綸亂貌暴雨謂之凍

樾謹按說文水部凍水出發鳩山入於河從水東聲是凍為

水名其本義也此經以為暴雨之名其別義也廣韻一送凍瀑雨又水名一本爾雅一本說文至凍為冰凍初無暴雨之說唐石經本作凍張參五經文字隸凍字於水部云見爾雅知此字自當從水阮氏校勘記謂說文有凍無凍誤甚矣故特訂正之

夏獵為苗

注曰為苗稼除害疏曰周禮大司馬職鄭元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其說曰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按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不通也

樾謹按鄭孫郭三說皆從苗稼生義於義難通當以白虎通義爲正邢氏以苗非懷任之名譏之殆未喻其意也彼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猶以索訓蒐非以肥訓蒐也安得以此爲譏乎今按苗讀爲芼詩關雎篇左右芼之毛傳曰芼擇也夏田爲芼蓋以擇取爲義故班固以爲擇去其懷任者乃古義也鄭孫擇取之說猶存古義而以經字作苗遂以治苗附會之則失之迂矣郭知其不可通別爲之說而擇取之義遂不復存此失之愈遠者也苗與芼皆假字其本字當作現說文見部現擇也從見毛聲讀若苗凡說文讀若之字每卽經典通用之字如勾讀若鳩而經典卽通作鳩管讀若篤而經典卽通作篤人讀若集而經典卽通作集叢讀若頌而經典卽通作頌竝其例也現讀若苗故卽以苗爲之不明乎此而望文生訓難以論古矣

錯革鳥曰旗

注曰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樾謹按如郭義則當云錯鳥革不當云錯革鳥殆非經旨也詩六月篇正義引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孫義本於鄭然急疾之鳥謂之革鳥於古無徵雖本鄭義未爲可據說文舛部曰旗錯革畫鳥其上然則許君讀此經以錯革二字逗之錯革鳥曰旗謂置皮而畫鳥於皮上是謂旗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引爾雅曰熊虎爲旗今無此文疑古本爾雅作錯革鳥曰

皇清系角維新
旗熊虎曰旗錯革二字總冒下事蓋置皮而畫鳥爲旗畫熊
虎爲旗也今本蓋有闕文故其義晦矣六月篇毛傳曰鳥章
錯革鳥爲章也亦當以錯革連文謂錯革而以鳥爲章也鄭
誤以革鳥連文非雅義亦非傳義

秦有楊陜

釋地

注曰今在扶風汧縣西疏曰周禮冀州云其澤藪曰陽陜鄭
注云所在未聞又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鄭注曰在汧按地
理志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
藪今注亦云在汧然則周禮弦蒲卽此楊陜也

樾謹按郭以周禮之弦蒲說此經之陽陜殊苦無據淮南子
墜形篇秦之陽紆高誘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
據下文周有焦護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然則高氏
之說殆卽以焦護當陽紆而又牽合左傳之具圃亦非塙詁
至呂氏春秋有始覽秦之陽華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
華陰西則又與注淮南不同竊嘗合諸說論之當以在華陰
爲是卽經字亦當從呂氏作陽華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陜
竝陽華之假字釋文曰陜郭烏花反則陜與華音固相近矣
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
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
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
陽故曰陽曲也陽華之名正與陽曲一律矣是故陽華在華
陰焦護在池陽弦蒲在汧三者異地異名至戰方氏稱楊紆

爲冀州藪恐是誤文亦猶以潁湛爲荊州浸波澐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誤學者當據爾雅以正周禮未可執周禮以疑爾雅以致重悞而馳繆也

如乘者乘邱

釋邱

注曰形似車乘也或云乘者謂稻田塍埒
懃謹按此當以或說爲長玉篇土部塍視陵切隄也埒也埒也又曰埒水埒亦同上然則乘邱之乘卽埒字之省耳知非車乘者以下句云如階者階邱注曰水中小洲爲階是則如乘如埒皆取象於地猶下文如畝畝邱如陵陵邱亦皆取象於地也若云形似車乘則當與下文如覆敦者敦邱相次不得次於此矣

方邱胡邱

注曰形四方

懃謹按邵氏正義說以淮南墜形篇之和邱郝氏義疏說以漢志山陽郡之瑕邱皆足備一說然未若王氏引之以壺邱說之爲尤塙也文九年左傳楚侵陳克壺邱蓋卽以邱名邑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注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是壺之制固有方者故方邱謂之壺邱矣列子湯問篇有圓嶠方壺之名雖屬寓言而所謂方壺者或卽從方邱之爲壺邱取義歟經作胡邱者胡壺聲同呂氏春秋有壺邱子林而漢書古今人表又作狐邱狐胡亦聲同

畢堂牆

皇清經義

羣經平議三十五

七

注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

樾謹按如注義則堂牆乃譬況之辭當云如堂牆者畢於文方明不得但云畢堂牆也堂者山中道名詩終南篇有紀有堂毛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蓋以其如堂而名之曰堂亦猶如畝邱如陵邱之例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堂注曰大人之堂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是山固有以如堂得名者禮記檀弓篇注堂形四方而高然則所謂如堂者以其四方而高非堂室之謂也凡山形四方而高者曰堂堂之兩邊復有厓岸曰牆亦謂之畢故曰畢堂牆也爾雅與毛傳義可互明主乎畢而言之則爲牆之堂主乎堂而言之則爲畢之道矣鄭箋申之曰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

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此義爲郭所本而實有誤堂是道名畢是道旁厓岸之名非道名也若云堂終南山之道名畢其邊牆則簡而明矣

小山岨大山岨

釋山

樾謹按說文馬部馭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馭大山岨然則古本爾雅作馭不作岨也說文讀若之字亦有卽舉本字者如走部趨讀若春秋傳輔趨之類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所舉凡十五事馭讀若馭卽其一也小山馭大山岨與下文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句法一律郭解大山宮小山曰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然則小山馭大山取馬行相及之義亦猶大山宮小山取爲廬宮之之義謂山

皇清經解續編 卷三十五 三
之相及猶馬之相及山之相圍繞猶宮之相圍繞也若如今
本作岌於文爲不辭矣玉篇山部岨大山也蓋由誤讀爾雅
分小山馭大山岨爲二句與酈道元水經注於廬江水下引
爾雅大山曰宮其誤正同然岌下但曰山高貌而不曰小山
也是其所見爾雅猶作馭也不然以岨爲大山必以岌爲小
山矣是可知變馭爲岌乃唐以後傳寫之誤當據說文訂正
多草木岨無草木岨
疏曰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岨有草木曰岨與此不同者當是
傳寫誤也

樾謹按毛傳與爾雅異而說文曰岨山有草木也岨山無草
木也釋名曰山有草木曰岨無草木曰岨則皆與爾雅同其
孰是孰非固未易論然卽多草木與有草木論之則爾雅之
義精矣蓋天下之山大抵皆有草木者也其無草木者謂之
岨其多草木者謂之岨皆因其有異於常故特異其名若如
諸書以有無對舉則天下之山非岨卽岨矣豈古人命名之
意乎然則卽此一字而雅訓之精具見恐未可以毛傳疑爾
雅也

山上有水埒

注曰有滄泉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列子湯問篇注山上水流曰
埒謂郭注未允其說是也山上有水卽所謂瀑布文選天台
山賦瀑布飛流以界道李注曰界道謂爲道疆界也是卽名

皇清經解續編

羣經平議三十五

五

埒之義矣

渾沙出釋水

注曰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為渾

樾謹按說文無渾字疑即灘字也據說文灘為灑重文其說解曰水濡而乾也竝無水中沙堆之說蓋是別義許所不收耳玉篇水部灑水灑也灘同上此即爾雅渾沙出之渾釋天篇在申曰渚灘李巡注曰灘單盡也是灘單聲近故灘或為渾矣釋名釋言語曰難憚也灘之與渾猶難之與憚也今人習用沙灘字不知其本於爾雅矣

漢大出尾下

注曰尾猶底也疏曰言其源深出底下者名漢

樾謹按凡泉莫不有底何獨於漢言之且泉之有底乃其源也非尾也郭注義不可通尾者水之下流也水經灤水篇注引諺曰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是尾對源而言漢大出尾下言其出甚大而其尾則歸於下也列子湯問篇壺領之山有水湧出名曰神漢張湛注曰山頂之泉曰漢泉在山頂則其下注可知爾雅蓋以尾之在下見源之在上也是故壺領之神漢正爾雅大出尾下之漢若水經注所稱漢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潰泉上湧則是平地之水但可謂之大出而不可謂之尾下雖沿漢名實與雅義微別相習既久但以潰湧者謂之漢水而不知其為山頂之泉則尾下之義不可解矣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

樾謹按涉者厲揭之總名詩云濟有深涉涉字之中即包深厲淺揭二義爾雅引詩而釋之曰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則已分釋厲揭二字其下三句則又明涉義之兼乎揭厲所謂深則厲淺則揭也均是揭也繇膝以下謂之揭繇膝以上謂之涉是揭淺於涉也以此推之均是厲也繇帶以上謂之厲繇帶以下謂之涉矣是厲深於涉矣詩人所謂深則厲淺則揭者義正如此爾雅不言繇帶以下為涉者帶以下即膝以上繇膝以上為涉此一句固兼揭厲言之矣毛傳曰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不引

由膝以下之文則於深則厲淺則揭之旨不明毛公之說詩固不逮爾雅矣說文引詩作深則礪其解云履石渡水也此是許君聊廣異聞既違雅訓且乖詩義戴氏震作毛鄭詩考正從之謬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繇膝以下為揭六字唐以前學者所增抑何言之鹵莽歟

槐懷羊 釋草

注曰未詳

樾謹按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引大戴記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包謂懷氏即懷羊也此恐不然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懷者槐也釋木篇曰櫟槐大葉而黑懷即櫟之假字非此所謂懷羊也今按廣雅釋草襄續斷也名醫別錄云續

皇清經解續編 卷三十五 三
斷一名槐槐與槐通裏與懷通然則爾雅之槐殆卽廣雅之裏乎續斷有草木二種此入釋草當謂草續斷矣

榮委萎

樾謹按釋文委作萎阮氏校勘記謂委萎一字唐石經今本作委非當從陸本作萎其說是也惟萎萎二字似乎倒置經文當本作榮萎萎萎卽萎萎也玉篇草部榮萎萎也卽本爾雅文榮與榮同萎與萎同明堂位篇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讀如冠綈之綈然則萎之通作綈猶綏之通作綈矣

其葉遺

樾謹按釋文云遺字又作葭眾家竝無此句惟郭有然芙蓉惟葉爲最大古人命名雖蓮中之的的中之慧猶一一爲之名何獨於葉而遺之乎是無此句者非也惟遺字說文所無葭則葦之未秀者非芙蓉葉也疑上句其莖茄或作其莖葭蓋以葭爲茄乃同音假借亦猶中庸引詩假樂作嘉樂也此句古本當作其葉荷說文曰荷芙蓉葉卽本爾雅文可證也荷者芙蓉葉之定名種芙蓉者其始彌望止見有葉而已因以葉之名名之故荷卽爲大名上文曰荷芙蓉此文曰其葉荷不嫌同名也學者疑荷是大名不應葉專其名或徑刪此句或移上句茄字異文作葭者以當之或又變其字作遺以別於蒹葭字胥失之矣

君牛藻

注曰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

樾謹按說文草部藻水草也或作藻若牛藻也是若者藻之別種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郝氏義疏云陸說二藻之狀其言葉如雞蘇卽今之大葉藻所謂馬藻也言葉如蓬所謂牛藻也此注以牛藻爲馬藻蓋誤今按郝說非也牛藻者馬藻之異名凡草之以馬名者皆以大而名之上文莽馬帚郝云馬之言大也然牛馬同類之物義得通稱上文芟牛斲注云今馬斲然則牛藻之卽馬藻猶牛斲之卽馬斲也又釋木篇終牛棘注云卽馬棘也亦與此同必分牛藻馬藻而二之以郭注爲誤殆不然矣

鞠治牆

注曰今之秋華菊

樾謹按說文繫傳草部鞠日精也以秋華臣錯按本草鞠卽九月黃華者也又曰鞠治牆也臣錯按本草菊有十名不言治牆小徐之意蓋以郭注爲誤郝氏義疏從之然所據者小徐本也大徐本則云鞠日精也似秋華夫曰似秋華則非眞秋華矣玉篇草部鞠居六切說文云日精也似秋華鞠居六切治牆也爾雅注云今之秋華菊疑郭璞顧野王所見說文皆與大徐本同故竝以治牆之鞠爲秋華菊此二字音同形似殆難辨別然秋華菊見於月令載於本草爾雅何容不列其名若以治牆爲非則菊之名竟不登於爾雅而所謂治牆

者又不能塙指爲何物邢疏引本草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而食者爲真一種莖青而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蕒非真也郝氏遂疑爾雅治牆卽指此種而言然則爾雅何以舍其真者錄其非真者乎且以字論之日精之鞠據玉篇作鞠是今本說文作鞠者誤非許氏原文也至治牆之鞠則從草從鞠而今俗書秋華菊皆借用大菊蘧麥之菊以鞠從鞠聲菊從菊聲兩聲本同故也然則小徐本未必是大徐本未必非鞠篆下以秋華當從玉篇作似秋華秋華者菊之異名疑漢晉人有此稱故郭注亦云秋華菊矣似秋華卽似菊陶注所謂一種非真者當卽謂此說文乃字書故鞠鞠竝列爾雅釋草則錄其真者而其似者

從略故有鞠無鞠也夏小正九月榮鞠禮記月令鞠有黃華竝鞠字之省而非鞠字之省益可知郭注之不誤矣

中馗菌小者菌

注於上句曰地蕈也似葢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廚可啖之又注下句曰大小異名馗謹按中馗謂之菌小者又謂之菌則何以見大小之異名乎以釋蟲篇蚍蜉大螳小者螳例之則當云中馗大菌小者菌以釋魚篇蝓蟬小者蝓蜃小者珧例之則當云中馗小者菌不當云中馗菌小者菌也據說文草部菌地蕈也疑古本爾雅作中馗地蕈小者菌故說文卽以地蕈釋菌葢對文則地蕈與菌大小異名散文則亦可通也今注中地蕈字葢本

在正文傳寫誤入注文而又增也字以足句學者遂據注中土菌之文臆增菌字而大小異名者轉若大小同名義不可通矣

薇垂水

注曰生於水邊

樾謹按上句云蘼從水生此云薇垂水蓋別蘼與薇之異見一生水中一生水邊也陳藏器本草云薇生水旁葉似萍此可證薇是水邊之草至詩草蟲篇正義引陸璣疏云山菜也則因詩言山有蕨薇伯夷傳又言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故以薇為山菜而實非此經所謂垂水之薇也釋文引顧云水濱生故曰垂水此說非是垂水與上句從水生一律若以垂

水為薇之名豈從水生為蘼之名乎郝氏義疏引或說曰薇名垂水非生水濱以附合陸璣山菜之說則更失之矣

拔龍葛

注曰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之虎葛

樾謹按正文龍字古本蓋止作龍以其蔓生若龍尾然故謂之龍葛而又有虎葛之名龍葛虎葛命名雖異取義一也因是草名遂加草作龍非其舊矣亦猶本篇菟葵菟葵瓜菟葵諸菟字古止作兔說文黃兔瓜也菟兔葵也即用爾雅文可證其不從草也上文紅龍古據詩隰有游龍篇傳曰龍紅草也則其字亦止作龍惟龍天薺之龍與說文合當從草耳

蓋大苦

注曰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
或云藟似地黃

樾謹按甘草而名大苦名與實乖莫此爲甚義殊可疑其引
或說謂似地黃據蘇頌圖經地黃葉似車前葉上有皺文而
不光花似油蔴花而紅紫色與郭所說甘草形狀全不相似
然則所引或說是別一義不知所謂似地黃者究何物也沈
括筆談云郭注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
此不知其何以知之疑其所見郭注與今本異而王氏念孫
廣雅疏證非之且謂苦與芑通大苦卽大芑乃芑字之假借
非以其味之苦也此恐不然經典固有假字而說文一書解
說字義必當各從本字其曰甘甘草也芑地黃也藟大苦也
苦大苦芑也然則大苦與芑明分爲二豈得卽以地黃當之
沈括之說或未可非乎

穫落柚條

釋木

注於上句曰可以爲栝器素於下句曰似橙實酢生江南
樾謹按穫落柚條竝疊韻字詩大東篇無侵穫薪傳曰穫艾
也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曰穫鄭木名字則宜從木是毛鄭
不但義異字亦不同毛公益以爾雅所云穫落者穫卽穫也
落有二義草零木落之落就其自落者言也落實取財之落
以人落之而言也爾雅訓落毛傳訓艾其義通矣穫落柚條
兩文一律竝非木名柚者粵之假借字說文弓部粵木生條
也引商書顛木之有粵栝古文言由栝柚之訓條卽木生條

之本義矣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亦粵之假借草木得通稱也粵古文作由故通作柚又通作繇中山經曰荆山有橘櫛是橘柚字古亦作櫛然則禹貢繇條此經作柚條亦猶橘柚之爲橘櫛矣木之落者謂之櫛木之生條者謂之柚故曰櫛落柚條學者見前後文皆釋木名亦以木名說之不知上文髡柎在柏榭榭施二者之間陳氏壽祺以說文椈柎說之則亦非木名也是卽其例矣說文柚條也似橙而酢又曰條小枝也夫條爲小枝何以爲似橙而酢之木果然則柚篆說解義不可通或條也二字後人據爾雅增入非許書之舊乎

楔荆桃

注曰今櫻桃

樾謹按楔荆桃旄冬桃櫛桃山桃蓋別桃之異種猶下文休無實李三句別李之異種棗壺棗十一句別棗之異種也櫻桃雖有桃名實非桃類何以冠桃類之首且徧考經傳無稱櫻桃爲荆桃者竊疑桃有荆桃猶棗有齊棗乃桃之別種非櫻桃也文選南都賦檉松楔櫻李善注引爾雅楔荆桃郭璞曰櫻桃也而蜀都賦櫻柯楔縱劉逵注曰楔似松有利也則不謂櫻桃矣或爾雅舊注固不盡如郭義乎玉篇木部櫻於耕切含桃上林賦云櫻桃也捨胡諳切今謂之櫻桃也亦作含楔革鍤切荆桃也初無今謂櫻桃之說然則郭璞之說顧野王所不用也

大而敲楸小而敲榎

注曰老乃皮麤敲者爲楸小而皮麤敲者爲榎
樾謹按注以大爲老則以小爲少矣疏引樊光說同釋文引
孫炎亦云老乃皮麤敲爲楸是固爾雅家相傳之舊說然上
文曰楸小葉曰榎以葉之大小別楸榎也此云大而敲楸小
而敲榎以枝幹之大小別楸榎也兩小字不當異義釋鳥篇鳥
少美長醜爲鷓鴣彼言少長不言大小知大小非少長矣楚
辭哀郢篇望長楸而大息兮王逸注曰長楸大梓是可證楸
爲大樹也

唐棣移常棣棣

樾謹按詩何彼穠矣篇傳唐棣移也采薇篇傳常棣棣也均

與爾雅合晨風篇傳棣唐棣也則與爾雅異矣此必有一誤
而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曰唐棣棣也亦與晨風傳同藝文
類聚八十九引三家詩曰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是毛詩作常
棣三家詩作夫移然則常棣是移明矣常棣篇傳常棣棣也
釋文曰本或作棠棣移非竊疑作移者毛傳之原文作棣者
後人據爾雅改之何彼穠矣篇采薇篇竝可類推陸德明以
爾雅訂毛傳故以不非者爲非其實爾雅之文本作唐棣棣
常棣移今本傳寫互易非其舊也說文木部移棠棣也文選
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是棠棣卽常棣也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移也可證今
本唐棣移之誤玉篇木部糖徒郎切棣也糖卽唐棣之唐又

曰移余支成兮二切棠棣也可證梁時爾雅猶作唐棣棣棠
棣移與許君所見同乃又曰棣徒計切詩曰唐棣之華唐棣
移也則與移棠棣也之說自相違錯此必後人所改非顧氏
之原文矣

蠶輿父守瓜

釋蟲

注曰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疏曰蠶輿父一
名守瓜

樾謹按錢氏大所潛研堂集據莊子至樂篇晉苒生乎腐蠶
謂此蟲名蠶又名輿父其說非也依郭注自以蠶輿父連文
蠶輿猶權輿也釋詁曰權輿始也故凡物之初生者爲權輿
釋草篇其萌蘗蒞是也物之小者亦爲權輿此篇蠶輿父是

也莊子止謂之蠶者省文耳鹽鐵論散不足篇諸生獨不見
季夏之蟻乎郝氏義疏引以說此篇之蟻蠅是亦從省止稱
一字也說文虫部蠶蟲也玉篇蠶食瓜蟲相沿既久而蠶輿
父之名止見於爾雅矣然司馬彪注言一名守瓜竝無一名
輿父之說亦可證郭注邢疏之不誤也

蒺藜蝻蛆

注曰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疏曰廣雅云蝻蛆蜈蚣也
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則非蜈蚣也
樾謹按如郭氏之注誠非蜈蚣矣然所謂蝻蛆者究莫能指
指爲何物竊疑此與下文蝦馬蝻實一物也廣雅釋蟲曰蛆
蝻馬蝻馬虻也又曰馬蝻蝻也馬蝻卽馬蝻之異名蝻蛆

鮡黑鮡

釋魚

注曰卽白鯨魚江東呼爲鮡

越謹按白鯨卽白鱗羅願爾雅翼云其形纖細而白故曰白鱗夫以纖細而白者謂之黑鮡名與實乖矣疑鮡魚非白鱗也玉篇魚部鮡似由切魚也或作鮡鮡直留市由二切魚名鮡子夷切黑鮡也竝無卽白鱗之說其鯨字注云徒堯切白鯨魚也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按白鯨之魚人所習見安得有六足四目之怪狀其文必傳寫有誤又直流切四字當在似雞赤尾之上蓋鯨徒堯切白鯨魚也乃其本義徒堯切卽讀如鱗矣又直流切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則正爾雅所謂鮡魚鮡者直流切卽讀如鮡與鮡或作鮡音直留切正

同一音也此乃魚之異者初非白鯨爾雅本作鮡不作鯨而說爾雅者誤以鯨當鮡故玉篇卽於鯨字下載之然別之爲直流切則固未嘗混而一之也山海經北山篇彭水鯨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與玉篇所說略同而字亦作鯨蓋鮡鯨二字古音本同無嫌通用但據黑鮡之名必非白鯨之屬白鯨謂之鯨而鮡亦謂之鯨鳥獸蟲魚固多異物而同名者紛謂之鯨鯢大者亦謂之鯢似鮎之魚謂之鯢雌鯨亦謂之鯢鱣謂之鯢鮫魚亦謂之鯢皆其例矣願野王斤斤於徒堯直流之異音此未免爲後世之見然卽其音之異以知其義之殊有功於雅訓不淺也

鮡

羣經平議

羣經平議三十五

美

注曰未詳

樾謹按此即釋蟲篇之蝮蝮蚰也郭彼注曰蝗子未有翅者蝗是蟲類故入釋蟲而蝗本魚子所化故又入釋魚也凡魚生子多在岸旁淺水處或水涸其子即變為蝗爾雅蚰蚘即謂此矣蝮蝮蚰見于釋蟲而蚰蚘又見于釋魚亦猶蛭蟻見于釋魚而蛭蟻至掌又見于釋蟲也郭於釋蟲不解蛭蟻至掌於釋魚不解蚰蚘未知其為同物耳

鷓鴣軌

釋鳥

注曰未詳

樾謹按下文狂茅鴟注曰今鷓鴣也鷓鴣疑即鷓鴣矣是故茅鴟與怪鴟相次怪鴟即鷓鴣也此文鷓鴣軌與鷓鴣相

次鷓鴣亦即鷓鴣也比類而觀鷓鴣之即鷓鴣信矣下文又曰雀老鷓蓋鷓軌之老者謂之雀故曰雀老鷓也說文雀部雀鷓屬有毛羽所鳴其家有既然則鷓軌名鷓者鷓猶雀也音如災禍之災因以為名歟

鷓天鷓

樾謹按釋文曰鷓說文作鷓今說文鳥部鷓天鷓也蓋後人據爾雅改之非其舊矣惟鷓乃草名釋草所謂龍天鷓也凡草木鳥獸之同名者多雙聲疊韻字若釋草有莪蘿釋蟲有蛾羅釋草有蚍蚍釋蟲有蚍蚍皆是也至天鷓非雙聲疊韻字鷓鳥何取與龍草同名不得援莪蘿蚍蚍之例矣疑說文本作天鷓天鷓者鷓天也書召誥以哀鷓天即其義也此鳥

高飛直上鳴聲相屬有如告訴今人謂之告天鳥告天之名與天籟同但語有雅俗耳

鷓鴣老屬鷓

疏曰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屬下屬解云鷓一名鷓老屬一名鷓鷃雀也唯樊光斷鷓鴣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屬爲九農正九屬者春屬夏屬秋屬冬屬棘屬行屬宵屬桑屬老屬是以老爲下屬

樾謹接近時說爾雅者郝氏謂兩讀俱通邵氏疑下文屬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則以老字下屬爲是今按說文鳥部鷓雇也鷓欺老也然則許叔重讀爾雅正以老字上屬爲句矣王氏謂說文當云鷓

欺也此大不欺欺老二字合爲鳥名止一欺字非鳥名也欠部欺詐欺也今云鷓欺也不幾以詐欺說鷓字乎可知鷓爲欺老爾雅舊讀固然樊光必以老屬下屬者以左傳九屬有老屬耳夫左傳晚出之書又經漢儒附益不可爲典要所說五鳩五雉九屬皆因爾雅之文附會其說在爾雅初無此義也是故佳其夫不不稱祝鳩而爽鳩又爲來鳩且不與鷓鳩鳩鳩鳩鳩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五鳩也此云屬鷓是鷓爲屬之總名繼之以桑屬竊脂亦止說桑屬一種其下春屬頰鷗夏屬竊元秋屬竊藍冬屬竊黃棘屬竊丹行屬嗜嗜宵屬噴噴不與桑屬之文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九屬也至雉之名尤多賈逵注左傳強以南方東方北方西方四雉益以伊洛而

南之翬爲五雉此說之不可通者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此兩文正相對說五雉者何以數翬不數鷩乎以是言之爾雅之文本與左傳不合說文於雇篆下列九雇之名卽用賈逵義左傳家說也於鷩篆下止曰雇也不言老雇此爾雅古義也樊光乃據左傳以說爾雅而爾雅之古義亡矣蓋往爲左氏學者求九雇之名於爾雅而止得其八不得已歸老字下屬強立老雇之名違爾雅舊讀不可從也

鷹鵠鳩

注曰鵠當爲鷩字之誤耳左傳作鷩鳩是也

樾謹按鷩釋文作來云郭讀作爽眾家竝依字林作鷩字音

來是來爲正字鷩爲或體眾家悉無異說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曰來鳩爽鳩也雖依左傳爲說未敢質言字誤也郭據左傳以改爾雅竊所未安玉篇鳥部鷩所良切鷩鷩鷩力才切鷩鷩也不從郭讀其見卓矣

豹子貍

釋獸

樾謹按周官草人職鹹鴻用貍鄭注曰貍貓也賈疏曰按爾雅云豹子貓或曰貍故以貍貓爲一也是今本爾雅蓋有關文或疑貍通作糴下文貓子糴郭注一名糴是貓糴同物故鄭以貓釋糴耳若然鄭當云貍讀爲糴矣今無改讀之文此說非也

麝父麝足

皇清經解賈扁

羣經平議三十五

完

樾謹按麝父之名古書未見釋文引李巡本作澤父云澤父獸名疑古本爾雅作麝黑麝澤父麝足麝黑麝與上文貌白狐以類相從澤父麝足與下文豺狗足以類相從釋獸一篇文多相儷也傳寫奪黑麝澤三字遂合為一條矣太平御覽引說文曰麝黑色麝蓋即本爾雅今爾雅無黑麝之文傳說文者亦刪去黑色麝三字然陶注本草云麝形似麝則麝固麝類今世俗猶有香麝之名是亦古義之未泯者也

後麝如號貓食虎豹

注曰即師子也

樾謹按後世俱謂後麝即師子說文犬部後麝獸也如號貓食虎豹者虎部號一曰師子是師子乃號也非後麝也後漢

書順帝紀陽嘉二年疏勒國獻獅子犍牛注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是師子非淺毛之獸而經云如號貓則後麝殆非師子矣

豹文鼯鼠

注曰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疏曰說文云鼯豹文鼠也今郭氏以豹文下屬未知孰是

樾謹按說文是也釋獸一篇皆先舉其名而後詳其形狀豹文鼯鼠也當上屬作鼯鼠豹文不當下屬作豹文鼯鼠也玉篇鼠部鼯之弓切豹文鼠與說文合又曰鼯徒廳切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此蓋後人據郭

注增益之玉篇原文止言鼠名無終軍事也終軍之事不見于漢書藝文類聚引竇氏家傳以爲是光武時孝廉郎竇收事疑世俗相傳本無實事郭據以說經遂致失其句讀唐時盧若虛據說文訂正見唐書本傳近人說爾雅者皆知之乃猶依違郭義兩存其說何也

騶蹄跔善陞廡

釋畜

注曰騶蹄蹄如跔而健上山秦有騶蹄苑

樾謹按疏引舍人云騶蹄者溷蹄也跔平也謂蹄平正是以騶蹄連讀爲句又引李云騶者其蹄正堅而平似跔也是讀騶字爲句二讀不同郭從舍人是也此云騶蹄跔善陞廡下云枝蹄跔善陞廡兩文相對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崔注曰枝

指謂指有岐也馬之枝蹄猶人之枝指矣然則何謂騶蹄曰騶者同也說文日部昆同也手部搵同也周語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韋昭注曰混同也竝字異而義通老子故混而爲一河上公注曰混合也合亦同也馬蹄之枝分者謂之枝蹄馬蹄之混合者謂之騶蹄其跔雖同而騶蹄與枝蹄不同故以騶蹄跔枝蹄跔別而言之也乃枝蹄跔上有騶蹄二字而騶蹄跔上更無他文者古人於騶蹄之馬不別爲之名但以騶蹄名之若依下文之例而曰騶蹄騶蹄跔則於詞贅矣故無文也舍人以溷蹄解騶蹄溷猶混也郭雖從其讀未能得其義矣然騶蹄之名何以轉施於枝蹄之馬曰釋文引舍人云騶蹄外國之名此說是也蓋其國出枝蹄馬因卽以

國名之猶駒駮亦外國名楊雄傳前番禹後陶塗師古曰國
名出駒駮是駒駮亦以國得名者也駮駮之名與駮蹄之義
初不相涉學者可無疑矣

青驪驪

注曰色有深淺斑駮隱鄰今之連錢驪
樾謹按郭意蓋讀驪爲鄰不知驪卽連也驪與連一聲之轉
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相接連也是其例矣均是青驪二色
之馬其不相雜厠者謂之駮其青中有驪驪中有青相連者
謂之驪故曰青驪絹青驪驪驪也後世以驪爲連錢驪卽驪
字之轉音矣釋文作鄰蓋本郭義又引孫云似魚鱗也若然
當云如鱗不得止言鱗也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白字
經文所無且魚可言鱗馬不可言鱗於義更未安矣

陰白雜毛駮

注曰陰淺黑今之泥驪
樾謹按詩正義引孫炎說亦以陰爲淺黑然陰非黑色之名
或謂從陰幽取義鑿矣陰當讀爲黓說文黑部黓黃黑也玉
篇日記林切黃色如金也廣韻曰居吟切淺黃色也以是言
之黓爲黃黑色其色非黃非黑可謂之淺黑亦可謂之淺黃
此承上文黃白雜毛之下則當以淺黃之義爲長蓋猶是黃
白雜毛者其黃色深則爲黃白雜毛之駮其黃色淺則爲陰
白雜毛之駮陰乃黓之假字陰黓竝從今得聲古音相同故
得通借也

犬生三獾二師一獫

注曰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樾謹按釋獸篇豕生三縱二師一特縱獾音同惟獫與特異故郭謂與豬生子同義錢氏大昕因說文無獾字據玉篇獾犬生三子也謂獾是猥字之誤此不然也玉篇犬部獾子公切犬生三子也獫巨衣切犬生一子也與爾雅合又曰縱獾二同子宋切犬生一子一子蓋三子之誤是其所見爾雅有作縱者犬謂之縱豬謂之縱足知其同義矣又曰獾於隗切犬聲又犬生三子也又曰獾音卽犬生三子此是別義非出雅訓或復誤作獾又誤作猥未可知也顧野王兼存其義以廣異聞豈可據以解經乎

未成毫狗

注曰狗子未生乾毛者

樾謹按上文未成羊豈下文未成鷄健此文亦當一律不當言未生乾毛也且如注義則經文何不言未生毫而言未成毫乎狗大通稱至今猶然若以狗爲未生乾毛者則下文云尨狗也豈亦未生乾毛之謂乎尨字從犬從彡說文謂是犬之多毛者其不得以爲未生乾毛明矣爾雅以狗釋尨狗犬一也若如此注則犬之與狗若羊之與豈鷄之與健區以別矣爾雅何不以犬釋尨而以狗釋尨乎下文又曰狗四尺爲葵夫未生乾毛至四尺以上相去懸絕何不曰犬四尺爲葵而曰狗四尺爲葵乎然則郭注非也毫卽葵也此云未成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六終
狗下云狗四尺爲葵兩文正可互明蓋狗自四尺以上始得
葵稱四尺以下通謂之狗羊有未成羊之名雞有未成雞之
名狗則無之惟至四尺以上者異其名曰葵故曰未成葵狗
也葵與毫古字通尙書旅葵馬鄭均作豪是也豪毫古今字
疑古本爾雅并下文四尺爲葵之葵亦止作豪故說文葵篆
下但曰知人心可使者引春秋傳公喉夫葵爲證而不用爾
雅四尺爲葵之說是許君所見爾雅不作葵也後人改四尺
之豪爲葵而此文未成豪之豪則以不得其解而轉仍其舊
但傳寫者從俗作毫耳釋文曰毫本作豪此古本也今定其
字作豪其義爲四尺以上之稱則得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六終

長沙王 賓 校
善化劉 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七

南菁書院

古書疑義舉例一
德清俞樾蔭甫著
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古書有上下文異字而同義者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
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按有仕於此之仕卽夫士也之士夫士也正承有仕
於此而言士正字仕段字是上下文用字不同而實同義也
論語衛靈公篇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按古文位立同字此章立字當讀爲位不與立即不與位言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文竊位字作位下文不與
位字作立異文而同義也

皇清經解續編
莊元年左傳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按爲外禮也猶曰于外禮也古于爲義通鄭注士冠禮曰于猶爲也然則爲亦猶于也此舉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疑若通言築之爲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爲得禮故疊于外二字乃舉經文作于外而傳文自作爲外亦異文而同義也

周書太子晉篇遠人來驩視道如咫尺又曰國誠甯矣遠人來觀按觀正字也驩段字也亦上下文之用字不同者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按首字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道與首古字通稽者同也堯典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

苟同則雖遠亦來矣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也因段首爲道遂莫知其卽爲上文道字而注者曲爲之說致失其義矣

商子兵守篇給從從之不洽而煖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古字同聲而通用也此文當云給從而口之不給從而煖之蓋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所撤其材尙可作它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力不足則從而煖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反復相明乃上用給字下用洽字又有闕文讀者遂不知爲何語矣
呂氏春秋辯土篇必厚其鞫又曰其鞫而後之按後與厚同義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上言厚下言後亦異字同義之例

上下文同字異義例

古書亦有上下文同字而異義者禮記玉藻篇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有字乃又字也言雖有執於朝不必又盥也論語公冶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有字亦又字也言有聞而未行則惟恐又聞也

尚書微子篇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按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云鄭音疇是鄭注上讎字與下讎字異義鄭於上讎字蓋讀為疇故徐云鄭音疇也又與刈通降監殷民用乂讎斂言下視殷民方用刈穫之時計疇而斂之也孟子盡心篇趙注曰疇一井也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

惟公田所入耳此云疇斂則是按井而斂之所取不止於公田殆紂時所加賦歟枚傳不知上下兩讎字文同義異致失其解又酒誥篇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按上祀字讀為已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虞作祀是祀與已古字通也已者止也已茲酒者止此酒也已茲酒惟天降命此二句乃倒句猶言惟天降命止此酒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也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民更始在此元祀元祀者文王之元年蓋文王初受命即有止酒之誥故云然耳枚傳不知上下兩祀字異義致失其解皆由不知古書有同字異義之例也詩文王有聲篇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按下于字乃語詞上于字則邗之段字也史記載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伐邾伐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詠之曰既伐邾崇作邑于豐也邾作于者古文省不從邑耳今讀兩于字竝為語詞則下句可通上句既伐于崇文不成義矣

倒句例

古人多有以倒句成文者順讀之則失其解矣僖二十三年左傳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昭十九年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皆倒句也

周易震六二億喪貝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梁氏玉繩警記曰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億喪同一句法禮記檀弓篇蓋殯也問於邾曼父之母高郵孫氏濩孫檀弓論文曰此二

句乃倒句也蓋殯淺而葬深孔子之父實殯於五父之衢而見之者皆以為葬孔子不敢輕啟父墓而遷葬乃其慎也及問於邾曼父之母始得其實當云問於邾曼父之母蓋殯也故作倒句以取曲折耳按此二義余著羣經平議均不之從然倒句成文則古書自有之亦存其說以備一解

詩人之詞必用韻故倒句尤多桑柔篇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風則有隧矣大谷則有空矣今作有空大谷乃倒句也說詳王氏經義述聞節南山篇弗聞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勿罔君子無殆小人也無猶勿也罔與殆義相近論語亦以罔殆對文可證今作無小人殆乃倒句也說詳余所著羣經平議

孟子盡心下篇若崩厥角稽首按漢書諸侯王表厥首稽首應
劬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其說簡明勝趙注
若崩二字乃形容厥角稽首之狀蓋紂眾聞武王之言一時頓
首至地若山冢之岑崩也當云厥角稽首若崩今云若崩厥角
稽首亦倒句耳後人不得其義而云稽首至地若角之崩則不
知角爲何物失之甚矣
墨子非樂上篇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按野于飲食卽下文
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句法正同畢氏沅校
本疑野于當作于野蓋誤連康樂二字讀之亦由不達古書之
例失其讀并失其義矣
史記樂毅傳薊邱之植植於汶篁索隱曰薊邱燕所都之地也

言燕之薊邱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按此亦倒句若順言
之當云汶篁之植植於薊邱耳宋人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
於燕雲便不及古人語妙矣

倒序例

占人序事有不以順序而以倒序者周官大宗伯職以肆獻裸
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裸最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乃不
曰裸獻肆而曰肆獻裸此倒序也大祝職隋鬯逆牲逆尸若以
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鬯又次之也乃不曰逆
尸逆牲隋鬯而曰隋鬯逆牲逆尸此倒序也小祝職蕡徹蕡奠
若以次弟而言則奠先而徹後也乃不曰蕡奠蕡徹而曰蕡徹
蕡奠此倒序也說者不知古人自有此倒序之例而必曲爲之

解多見其不可通矣
 禮記文王世子篇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餼今此經先云餼者以餼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餼獻受爵也接以特牲言之嗣子與長兄弟為上下兩簋是餼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止嗣子一人是受爵重於餼也安得云以餼為重乎孔氏蓋不知古書有此倒序之例曲為之說而失其義

錯綜成文例

古人之文有錯綜其辭以見文法之變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夏小正剝棗栗零皆是也
 詩采芣篇之子于狩言張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綸釣

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為之張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按箋以張弓繩繳對舉則知下句繩字與上句張字對下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蓋錯綜以成文也正義曰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是以繩字對上句弓字失之矣
 又思齊篇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按古之人與髦斯士文正相配古之人言古人也髦斯士言髦士也此承上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之人無斃惟小子有造故譽髦斯士古之人者尚書無逸篇枚傳所謂古老之人也無斃謂不見厭惡也譽與豫通爾雅曰豫樂也安也言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豫與無斃互文見義無厭惡則安樂可知安樂則無厭惡可知上句先言古人而後言無斃下句先言譽而後言髦斯士亦錯綜以成文也毛鄭均

未得其解

周禮大宗伯職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按薦豆籩徹者薦豆徹籩也於豆言薦於籩言徹互辭耳不曰薦豆徹籩而曰薦豆籩徹亦故為錯綜以成文也賈疏曰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辭

大元止次八曰弓善反弓惡反善馬狼惡馬狼按弓善弓惡即善弓惡弓與善馬惡馬同義乃云弓善弓惡者故與下文錯綜其詞也范望注曰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翩然反也誤以善惡連反字讀失之測曰反弓馬狼終不可以也不曰弓反馬狼而曰反弓馬狼文法與此同淮南子主術篇夫疾風而波興水茂而鳥集上言疾風下言木

茂亦錯綜其詞意林引此作風疾而波興由不知古人文法之變而以意改之

春秋僖十有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石五之與六鷓亦錯綜以成文公羊有記聞記見之說穀梁有散辭聚辭之義此乃作傳之體例如此未必得經意也夏小正梅杏棗桃則華緹縞上句先言梅杏棗桃而後言華下句先言緹而後言縞蓋古人之辭往往有此傳曰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亦未免曲為之說也

參互見義例

古人之文有參互以見義者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云諸父諸兄守貴宮子弟守下室

皇清經解經義
古書疑義舉例一
而讓道達矣鄭注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又雜記
上篇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鄭注曰言練冠易麻
互言之也疏曰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
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
故云互言之又祭統篇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於北
郊以共冕服鄭注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
以著祭服凡此皆參互以見義者也

鄭注有云通異語者文王世子篇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
公宮正室守太廟注云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又有云文相變
者喪大記篇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沐用瓦盤注曰浴沃用料沐
於盤中文相變也亦皆互文以見義之例

周易雜卦傳乾剛坤柔比樂師憂皆兩兩相對他卦雖未必然
而語意必相稱獨晉晝也明夷誅也其義不倫愚謂此亦參互
以見義也知晉之爲晝則明夷之爲晦可知矣明入地中非晦
而何知明夷之爲誅則晉之爲賞可知矣康侯用錫馬蕃庶非
賞而何自來言易者未見及此也

兩事連類而並稱例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已言或用丁或用已也士虞禮幕用絺布
言或用絺或用布也古人之文自有此例士喪禮魚鱠鮓九此
亦連類而並稱言或鮓或鮓其數則九也若必鮓鮓並用而欲
合其數爲九則孰四孰五不得無文矣

禮記郊特牲篇繡黼丹朱中衣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

皇清經解續編
衣之領或以繡爲之或以黼爲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爲之或以
朱爲之是爲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並用也鄭注破繡爲綃
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
爲綃也此未達古人立言之例也
日知錄曰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啟
呱呱而泣子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受名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
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愚謂此皆連類而
及之例也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
周公旦而問焉因孔子而及墨翟因周公而及文王亦此類矣
兩義傳疑而並存例

儀禮士虞禮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鄭注曰此記更從
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賈疏曰上已論虞卒哭此記更從始
死記之明非上記人是異人之聞其辭或殊更見記之事其實
義亦不異前記也按此卽傳疑並存之例注疏間字今誤作閒
非是辨見羣經平議
穀梁傳之解經多有並存兩說者隱二年傳或曰紀子伯莒子
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又五年傳穀梁子
曰無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
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又八
年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又莊二年傳於餘
邱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

病矣病公子所以譏平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又文十八年傳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凡此皆兩義並存不獨疑以傳疑且足見網羅放失之意公羊傳亦閒有之閔二年傳或曰白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白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亦二說並存也禮記檀弓篇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按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字鄭罕虎字子皮卽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並存之正義謂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皮之叔父夫記文兩言其叔父也乃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殆不然矣

爾雅釋蟲有蝮蝮蠅蠅釋魚有蚶蚶釋蟲有蛭蛭至掌釋魚有蛭蟣益皆一物也或云蟲類或云魚類故並存之郭注於釋蟲不解蛭蛭至掌於釋魚不解蚶蚶由未知其爲同物耳凡著書者博採異文附之簡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爲管氏學者傳聞不同而並記之也韓非子書如此者尤多如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眾而迷事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如此之類不下數十事尙書每有又曰之文愚謂亦當以是解之康誥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蓋史策所載異辭一本作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非汝封一本作非汝封劓人無或劓人非汝封故兩載之而詞有詳略也下文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一本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一本也亦兩存之而語有詳略余從前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蓋猶未達古書之例也當更爲說以明之

兩語似平而實側例

古人之文有似平而實側者詩蕩篇侯作侯祝傳曰作祝詛也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與乃宣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

繇篇曰止曰時箋云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按此亦似平而實側者與爰始爰謀乃宣乃畝一例王氏引之曰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轉未得古人義例矣

論語憲問篇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按耻其言而過其行亦語平而意側皇侃義疏本作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也語意更明朱注曰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誤以兩句爲平列失之矣

孟子公孫丑篇今夫蹶者趨者趙注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尋趙氏之意謂趨由於蹶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顛蹶之人皆

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
動心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蹶者趨者似平而實側若以
蹶趨平列則其義不見矣

兩句似異而實同例

古人之文有兩句竝列而實一意者若各爲之說轉失其義矣
禮記表記篇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曰數與長短小大互
言之耳按數卽短長小大質言之則是仁有數義亦有數耳乃
於仁言數而於義變言長短小大此古人屬辭之法也

周官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按
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士冠禮永受保之是也或以
保受連文尙書呂誥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使之相保使之相

受文異而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爲罪過也杜子春及後
鄭均未達斯旨又族師職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
共按相受猶相保也相共猶相及也皆變文以成辭耳賈疏斷
刑罰慶賞相及爲句失之

儀禮特牲饋食禮養有以也醕有與也兩句義同變文以成辭
耳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
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與以互用是有與
卽有以也鄭注曰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失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趙
注曰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按不遊
不豫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趙氏此注斯通論矣下文曰從流

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按亡當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勅優楷楊倞注
曰芒昧也或讀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
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荒芒連文與流連一例皆古之恆語從流
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流連荒芒亦猶上
文遊豫之比變文成辭而無異義趙氏一一爲之詮釋則轉失
之良由不知亡爲芒之段字故滋曲說其解亡字曰若殷紂以
酒喪國也故謂之亡然則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
亦可謂之亡矣何以從獸無厭謂之荒乎

尙書堯典篇流其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枚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至詩人
之詞此類尤多關雎篇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傳曰流求也則流之求之一也免爰首章我生之初尙無爲
次章我生之初尙無造傳曰造爲也則無爲無造一也
荀子正論篇故盜不竊賊不刺按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
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
候之也是刺有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辭而無異
義也莊子知北遊篇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
度神將來舍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
篇竝同可據以訂正攝汝知卽一汝視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
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度猶形也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

義也楊子法言吾子篇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卓約本疊韻字莊子之淖約上林賦之綽約竝其證也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猶淖約綽約之比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

禮記樂記篇肅肅敬也雍雍和也顧氏曰知錄曰詩本肅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泚有潰毛公傳之曰泚泚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碩人其頤箋云長麗俊好頤頤然啞其笑矣傳箋皆云啞啞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獻矣傳云條條然獻零露溥兮溥溥然蕭上露貌啣沓背憎傳云啣猶啣啣然沓猶沓沓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風漂兮傳曰漂漂無節度也竝以重言釋一言

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按當以江南本爲正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同閒獨來見己之貌經文止一施字而傳箋竝以施施釋之所謂以重言釋一言也後人不達此例增經文作施施非其舊矣

周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惕者惕惕也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卽爲重言遂以夕惕若爲句矣尙書盤庚中篇乃咸大不宣乃心欽欽者欽欽也乃心欽猶詩云憂心欽欽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卽爲重言遂以乃心欽念以忱爲句矣由不達古書之例失其義并失其讀也

以一字作兩讀例

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于本字下作二畫識之亦或并不作二畫但就本字重讀之者考工記斲人曰斲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曰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據此則故書利水二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此二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

孟子告子上篇異於白馬之白也按上白字當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白乃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則又申說其異之故也如此則文義自明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倒文協韻例

詩既醉篇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按女士者士女也孫子者子孫也皆倒文以協韻猶衣裳恆言而詩則曰制彼裳衣琴瑟恆言而詩則曰如鼓瑟琴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彼云士女文異義同箋云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則失之纖巧矣經文平易殆不如是

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秋水篇無東無西始

於元冥反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東與通爲韻也王氏念孫已訂正上下東西人所恆言後人口耳習熟妄改古書由不知古人倒文協韻之例耳

古書多韻語故倒文協韻者甚多淮南子原道篇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與萬物終始不言始終而言終始始與右爲韻也文選鵬鳥賦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不言東西而言西東東與同爲韻也後人不達此例而好以意改往往失其韻矣

變文協韻例

古人之文更有變文以協韻者詩鄘風柏舟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天謂父也正義曰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按母則

直曰母而父則稱之爲天此變文協韻之例也

蓼蕭篇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按光者日也周易說卦傳離爲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彖傳竝云離爲光於需彖辭則曰離曰爲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陽七哀詩注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爲光本經義也爲龍爲光猶云爲龍爲日龍與日竝人君之象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尸子曰日五色陽之精君德也是龍日爲君象古有此義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竝以天子言不言爲龍爲日而曰爲龍爲光亦變文以協韻耳傳訓龍爲寵則已不得其義矣

周易亦多用韻之文亦有變文協韻者如小畜上九旣雨旣處

按處者止也說文几部処止也処卽處字故毛傳於江有汜篇
鳧鷖篇竝曰處止也既雨既處者既雨既止也止謂雨止也不
曰既雨既止而曰既雨既處變文以協韻也正義以得其處釋
之則與既雨之文不倫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校
長沙王先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八

古書疑義舉例二 德清俞樾蔭甫著

義例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儀禮聘禮篇上介出請入告鄭注曰於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
錄據注知聘賓所至上介皆有出請入告之事而上文不言是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也必一一載之簡策則累牘而不能盡矣
乃古人不言後人亦遂不知卽儀禮一經疏略之處鄭君亦有
未能見及者後人讀書鹵莽更無論矣今舉數事見例
聘禮乃入陳幣於朝西上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按鄭見此經
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
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賄幣以告注曰賄幣在外也若然

則當有出取之事何以無文乎今以下文上介執璋例之知賄幣乃眾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眾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矣
聘禮記簠有蓋纂注曰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按鄭以經文公設梁後其下即云左擁簠梁不見有卻會事故爲此說不知六簋乃宰夫所設故宰夫爲卻會若簠則公親設之公尊不爲卻會賓將食自卻之經云賓卒食會飯以卒食後賓自加會知將食時賓自卻會也經文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并會飯之義而失之矣

士虞禮記祝從啟牖鄉如初按鄉者北出牖也啟牖鄉者啟牖亦啟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是疏略之處鄭注此句因云鄉牖一名也然則記人何必言牖又言鄉乎

特牲饋食禮酢如主人儀注曰不易爵辟內子按尸酢主婦無不易爵者此不言易爵疏略耳鄭注非

又曰尸謾祝前按尸謾上當有祝入二字既夕篇祝入尸謾是其例也蓋祝出告利成後必復入以爲尸謾之節此不言者疏略禮經若此類不可勝舉

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按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證使後人爲之必一一爲之辭日以索馬百匹

索牛百頭曰沽酒不飲市脯不食此文之所以日繁也

古人行文不避繁複例

古人行文亦有不避繁複者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兩王之不王兩瞽瞍底豫若省其一讀之便索然矣

周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鄭所據本如此見釋文虞本亦如此見集解此古本也兩言天下之至賾句似複而非複乃鄭於下句云賾當爲動虞亦云動舊誤作賾則鄭虞猶未解此孔穎達謂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更無足怪

矣所謂以上下文勢言者徒見上文賾與動對舉故云然耳其實此文不可惡不可亂專承天下之賾而言下文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後覆說動字

管子權修篇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

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按此一段之中疊用凡牧民者句文繁語複使今人爲之則芟蕪者過半矣

語急例

古人語急故有以如爲不如者隱元年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注曰如卽不如是也有以敢爲不敢者莊二十二年左傳敢辱高位注曰敢不敢也是也詳見日知錄三十二又詩君子偕老篇是繼袿也毛傳曰是當暑袿延之服也然則袿卽袿延也論語先進篇由也嗛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哂嗛然則嗛卽哂嗛也竝古人語急而省也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哂矣夫哂亦卽哂嗛也哂嗛本疊韻字急言之則或曰嗛由也嗛是也或曰哂亦可以弗哂矣夫是也鄭注曰弗哂不違道殆未免乎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禮記曲禮篇爲大夫累之按累之猶解之也累解本疊韻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二字亦同義古語如此楊倞注非也緩言之曰累解急言則止曰累矣鄭注曰累俛也謂不巾覆也然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何獨於大夫言之乎

語緩例

皇清經解續編

古書疑義舉例二

古人語急則二字可縮爲一字語緩則一字可引爲數字襄二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急言之則止是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唐李涪刊誤遂疑完字當作字矣昭十六年左傳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急言之則是比耦以艾殺此地耳乃以比上更加庸次二字杜注遂訓爲用次更相從耦耕矣皆由不達古人語例故也按方言曰庸忒比徒更迭代也庸忒比三字卽本左傳忒與次通賦十矣

尙書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按郊牧野者爾雅所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也枚傳云至牧地而誓眾則但謂之商牧可矣國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其正名也乃連郊野言之曰郊牧野又或連野言之曰牧野詩曰牧野洋洋是也此皆古人語緩故不嫌辭費

一人之辭而加曰字例

凡問答之辭必用曰字紀載之恆例也乃有一人之辭中加曰字自爲問答者此則變例矣論語陽貨篇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語史記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此下凡不可者七皆子房自問自答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與論語文法正同說本閻氏四書釋地按記

人於下文特著孔子曰則上文兩曰不可非孔子語明矣前人皆未見及闕氏此論昭然發千古之矇

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此自問自答之辭盡心篇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亦自問自答之辭乃趙氏誤以此曰字為館人曰後人因并以下文數語皆為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作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啟之矣

亦有非自問自答之辭而中間又用曰字以別更端之語者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令

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刪去上曰字然晞之則是乃答語而非問詞上曰字不可刪下曰字當移在正考甫句上楊子既告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晞故又舉正考甫公子奚斯以曉之正以小見大以淺見深也若其間無曰字以別更端則漫無主賓之辨矣淺人以三句平

列而移曰字於晞之則是之下又以兩曰字疊用而刪上曰字皆不達古書之例者也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一人之辭自爲問答則用曰字乃有兩人問答因語氣相承誦之易曉而曰字從省不書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吾語女乃夫子之言而卽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字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女安則爲之乃夫子之言而卽承曰安之下無子曰字

孟子書如此者尤多臣請爲王言樂孟子之言也而無曰字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公孫丑之言也而無曰字文義易明故省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句上皆無曰字文勢易見故省之也乃亦有因省曰字致失其義者公孫丑篇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以下乃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趙注甚明因使己爲政上省一曰字後儒遂生異說以此一節皆爲季孫之言失之甚矣滕文公篇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先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因省曰字讀者不能辨別遂以傳曰公明儀曰兩說皆孟子所徵引失之甚矣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吾則食食此文自吾三臣者以下又爲季昭子之言蓋敬子所答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此說因中間省一曰字遂若皆孟敬子之言者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何至無忌憚若此李氏愔作羣經識小始辨正之

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例

詩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下云抑罄控忌抑縱送忌則專承良御而言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其下云抑釋搆忌抑鬯弓忌則專承叔發罕忌而言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也毛傳曰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接磬控雙聲縱送疊韻凡雙聲疊韻之字皆無二義傳以一字爲一義發矢從禽與騁馬止馬又不一例傳義失之磬控縱送皆以御言磬卽控也言止馬也送卽縱也言騁馬也

版篇天之牖民如堦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按攜無曰益承上四句而言益與隘通言天之牖民如堦如麓之相和如璋圭之相合如取攜之必從無曰有所阻隘也牖民乃孔易耳因上疊句成文累言之則於文不便故止承攜而言曰攜無曰益亦文之具於前而略於後者也鄭箋未得其義夫詩人之詞限於字句具前略後固所宜也乃有行文之體初無限制而前所羅陳後從省略乃知古人止取意足辭不必備

也荀子疆國篇曰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祝可司閒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爲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有胡貊爲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在趙者剡然有荅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威

動海內疆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按此文前以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兩句提綱中間又作兩段申說而後云威動海內疆殆中國則止承威彊而言不及廣大是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也荀子此文傳寫舊有錯誤余作諸子平議已訂正之茲不具論

斯例也孔子傳易卽已有之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氏引之曰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是其例也今以王氏之說推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傳則但曰終日乾乾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傳

則但曰括囊无咎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傳則但曰
利用刑人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傳則但曰无往不復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傳則但曰拘係之无妄六三不耕穫不
菑畚傳則但曰不耕穫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傳
則但曰突如其來如鼎六五鼎黃耳金鉉傳則但曰鼎黃耳歸
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傳則但曰上六无實中孚六
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傳則但曰或鼓或罷竝文具於前
而略於後者也

僖十九年穀梁傳梁亡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
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
不足道也范注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酒不足記也按上文
已備列梁所以亡之故使下文必一一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曰
酒不足道也止以一酒字該之亦具於前而略於後也

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
古人之文又有沒其文於前而見其義於後者書微子篇我祖
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按底遂陳于上
蓋以德言紂所亂敗者卽湯所底遂而陳者也德字見於後而
沒於前枚傳不達其義乃曰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則上句增
出功字矣國語晉語鄢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
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湮井非退而何按楚壓晉而陣晉無以
爲戰地軍吏將謀者蓋謀退也非畏楚而退乃欲少退使有戰
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范匄爲夷竈湮井

皇清經解卷之二
之計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退
字見於後而沒於前韋注不達其義乃曰平塞井竈示必死楚
必退則文義不合矣

詩生民篇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按后稷所以見棄之
故千古一大疑而不知詩人固明言之蓋在后稷呱矣一句夫
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則前此者未嘗呱也凡人始生無不呱
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於
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愈遠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
后稷亦既呱矣遂收而養之命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詠其事
初不言見棄之由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
字之奇也後人不達而異義橫生矣

禮記曲禮篇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
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
子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按陸氏德明作音義所據本如此
乃古本也天子謂之伯父天子謂之叔父皆言同姓之國而記
文無同姓二字蓋下文既別言異姓則此爲同姓不待言矣亦
沒於前而著於後者也淺人不達誤加同姓二字殊非其舊矣
文二年左傳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初不及臧文仲後
乃引孔子之言以臧文仲縱逆祀爲三不知之一則知夏父弗
忌之躋僖公實臧文仲爲之也孟子梁惠王篇魯平公將見孟
子初不言由於樂正子後乃載樂正子之言曰克告於君君爲

來見也則知魯平公之就見孟子樂正子爲之也凡此皆沒於前而見於後也

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不言使人爲何人下文云子顯以致命於穆公則知使者之爲子顯矣孟子公孫丑篇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不言平陸大夫爲何人下文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則知平陸大夫爲孔距心矣雖人之名字亦沒於前而見於後尤極文字之奇矣

蒙上文而省例

古人之文有蒙上而省者尙書禹貢篇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正義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旣旅之文也是其例也又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正義曰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今以經文求之鄭說爲是導岍言導西傾不言導嶓冢言導岷山不言導葢兩陽列兩陰列各一言導次陰列蒙陰列而省正陽列蒙次陽列而省也

禮記玉藻篇君羔髀虎犢大夫齊車鹿髀豹犢朝車此言人君羔髀虎犢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人君鹿髀豹直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鹿髀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而省也下云士齊車鹿髀豹犢則自言士制不蒙此文鄭誤以大夫齊車至士齊車鹿髀豹犢爲一節爲之說曰臣之朝車與齊車

同飾然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辟豹植豈不簡而易明乎
定四年左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此文奔字一字
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四字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
畢而遂從之也奔上當有楚人字食而從之上當有吳人字蒙
上而省也杜注曰奔食食者走則奔食二字文不成義矣

探下文而省例

夫兩文相承蒙上而省此文之恆也乃有逆探下文而預省
上字此則爲例更變而古書亦往往有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
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二句皆不言載孟子滕
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
句有畝字而上二句皆不言畝是探下文而省者也詩七月篇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鄭箋云自
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按此亦探下文而省
初無意義正義曰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
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斯曲說矣牀
下旣非蟲所當入何反以蟲名附十月之下乎
大戴記本命篇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
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
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
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按合於三不言三十合於五不言五十
皆因合於八十句有十字而省也孔氏廣森作補注乃刪去十

字止作合於八也蓋未達古書之例
舉此以見彼例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以古書之文往往有舉此以見彼者禮記王制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正義曰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又喪大記篇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正義曰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

也又祭法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注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正義曰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牲犢也凡此之類皆是舉此以見彼學者所當以三隅反者也

顧氏炎武曰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禱杭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而義無

皇清經解經義
不該姑卽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
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爲中央之行可知也鹹北方味也而酸苦
辛甘皆不言方霸水音也而宮商徵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
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
言天之色鐘秋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笙正月之音
管十二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長不
言皆舉一以見例非有遺漏也

昭四年左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
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侯合伯子男也伯
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
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

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
於伯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二等故舉公可以兼侯舉
侯可以兼公舉子男可以兼伯亦舉此以見彼之例也

因此以及彼例
古人之文省者極省繁者極繁省則有舉此見彼者矣繁則有
因此及彼者矣日知錄曰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得失也史記
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
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
急人所時有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
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
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

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成此禍福端按此皆因此及彼之辭古書往往有之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

禮記禘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曰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然則因此及彼經固有此例矣喪服小記篇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按已生之年所不及者安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氏蔡氏以弟爲衍文庾氏又曲爲之說謂死者爲昆已

爲弟不知昆弟親同因昆而連言弟亦猶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耳不達古書之例難以說經矣

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出爲姨按周易渙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於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睇又作曠然則女弟謂之姨正以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親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蓋因妹而連言姊也

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正義曰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足句辭也按王說得之鄭眾服虔云鄭在男服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竝曲說耳

管子禁藏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

此五子者何功按五子當作四子淺人見上有五人而改易其數不知非作書者之意也此本國語齊語之文其文曰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須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是齊國史記所載乃當時公論也小匡一篇多與齊語同蓋管氏之徒刺取國史以爲家乘於是更易其文專美夷吾明桓公之霸由其相夷吾若用此四子何功之有下文曰則惟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相得而成非由此四子也以齊語參校改易之迹顯然矣

列子黃帝篇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鮑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嘗

又與來按上文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而此文是殆見吾衡氣幾也下乃羅列九淵不特全無意義且於文氣亦隔絕矣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卽用此篇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蓋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而古本相傳又不敢竟從芟蕪姑存大略耳此亦古人述古之一例也

禮記月令篇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按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卽爲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屬正月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故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子時則篇竝作風雨不時此太初以後人所追改以合本朝之制者也

國語魯語齊孝公來伐章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

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按曰齊先君太公者別於魯先君太公也魯亦自有太公卽伯禽是也上文魯饑章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旦太公伯禽竝謂魯先君蓋古始封之祖竝有太稱說詳羣經平議此云齊先君太公正古人屬辭之密左傳易其文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以夾輔成王則刪改原文而失其義矣又韋昭注夾輔先王句曰先王武王也蓋此本成王之命故美其夾輔武王之功左傳易之曰夾輔成王抑又失其義矣轉相傳述非復元文雖古書亦不能無此失也

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按今泰誓爲書卽因左傳語而爲之不足據然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則太誓原文詳而傳所引略誠如顧氏說也又按後漢書鄧曄傳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亦是略其文而用其意蓋古人引書原不必規規然求合也

孔叢子孔臧與子琳書引詩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三國志杜恕上疏云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晉書載記苻離上書於苻堅曰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又律歷志楊偉云

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宋書彭城王義康傳詩云兄弟雖鬪不廢親也又顧凱之傳邱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南齊書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舊唐書孫伏伽傳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又崔元亮傳孟軻有言眾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凡此皆用其意而略其文詳見秀水沈氏懷小篇按東坡集上神宗皇帝書引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此亦以意引經北宋時人猶讀古書其體裁有自也

口部引作犬夷咽矣皆是也又酉部醺下引詩公尸來燕醺醺按此亦合兩句爲一句者今詩鳧鷖篇云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熏熏欣欣傳寫誤倒本作公尸來止欣欣旨酒熏熏熏熏以旨酒言猶下句燔炙芬芬芬芬以燔炙言也作熏者假字說文作醺者正字觀其字從酉可知其當在旨酒下也乃觀毛傳所訓是毛公作傳時已誤宜近世治說文者莫能見及此矣禮記中庸篇衣錦尚絅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褻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按以俗本推之古本禮記當作衣錦絅尚者裳之段字詩本文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而記人撮舉其辭曰衣錦絅尚亦猶東方昌矣犬夷咽矣之比俗本衣錦褻裳正是古本相傳之舊但易段字而爲本字耳後

人不知古人引經自有此例又不通假借遂移向字於綱字之
 止於義不可通矣曰交離離向亦離東古昌矣大美則矣之凡
 當稱謂例尚南齊吳之通字精本文云交離離亦義離吳案
 古人稱謂或與今人不同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尪
 之黨襄廿三年申鮮虞之傅摯是也有以夫名妻者左傳昭元
 年武王邑姜是也竝見日知錄今按漢書外戚傳孝宣王皇后
 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時成帝母亦姓王氏
 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亦以父名子也漢書燕刺王旦
 傳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當是信
 子頃侯充此亦以夫名妻也信與蓋蓋亦公只來北燕蓋當配
 昭十七年左傳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按子字衍文本作

庾皮之過亦是以父名子之例據釋文潘尪之黨一本作潘尪
 之子黨申鮮虞之傅摯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蓋皆後人不
 達古人稱謂之例而妄加之其後宋書也其後宋書也其後宋
 又有以母名女者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
 饒聲姬杜注曰顏饒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是也史記秦本紀
 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女正義曰申侯之先娶於驪山
 按驪山女蓋娶於驪山所生之女是亦以母名女也其後宋書
 又有以子名母者隱元年惠公仲子是也穀梁傳曰禮贈人之
 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蓋繫仲子於惠
 公明周以其為惠公之母而贈之非以其為孝公之妾而贈之
 也此春秋正名之義也

皇清經解續編 古書疑義舉例三 五
至於禮經所稱則有以事目其人者特牲饋食禮三獻作止爵
鄭注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是也下文嗣舉奠盥入按嗣
舉奠三字連文嗣子盥入而尸爲之舉鉶南所奠之爵故卽命
之曰嗣舉奠亦以事目其人之例也鄭注曰舉猶飲也則失其
義矣又禮記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按君命謂世婦也
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醢此經不直曰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
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凡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
狄乃見世婦因奠醢而君命之始得服也此亦以事目其人之
例也鄭注曰君女君也又失其義矣
禮記祭義篇易抱龜南面鄭注曰易官名按此亦以事目其人
非必官名也

寓名例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
其名而假以名之也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皆假
以名之也說詳日知錄

莊列之書多寓名讀者以爲悠謬之談不可爲典要不知古立
言者自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長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問
津且不告豈復以姓名通於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問答故爲
假設之名以別之曰沮曰溺惜其沈淪而不返也桀之言傑然
也長與桀指目其狀也以爲二人之真姓名則泥矣

孝經正義引劉炫述義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

而對也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
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
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
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
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脈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
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
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首章答曾子也按答上疑舉此爲
奪非字
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
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
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

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已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
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
事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
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
龜馬卿之烏有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甯非師祖製作以爲楷
模者乎按劉氏此論最爲通達然非博覽周秦古書通於聖賢
著述之體未有不河漢斯言者矣

以大名冠小名例

荀子正名篇曰物也者大共名也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是正名
百物有其名別名之殊乃古人之文則有舉大名而合之於小
名使二字成文者如禮記言魚鮪魚其大名鮪其小名也左傳

皇清經解續編
言鳥鳥鳥其大名鳥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犢禽其大名犢其小名也皆其例也

禮記月令篇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王氏引之曰蝗蟲皆當爲蟲蝗此言蟲蝗猶上言蟲螟後人不知而改爲蝗蟲謬矣按上言蟲而下言蝗上言蟲而下言螟蟲其大名也蝗螟其小名也

中孚傳曰乘木舟虛也按正義引鄭注曰空大木爲之曰虛總名皆曰舟然則舟虛並言舟其大名虛其小名也王注曰乘木於用舟之虛此說殊不了輔嗣徒習清言未達古義也

爾雅釋獸麋牡麇牡麇鹿牡麇牝麇秦風駟騶篇奉時辰牡辰卽麇之段字詩言麇牡猶襄四年左傳言麇牡也蓋以凡獸言之則爲牝牡專以麇言則爲麇麇專以鹿言則爲麇麇乃詩言麇牡傳言麇牡牡者通凡獸而言其大名也曰麇曰麇專以麇鹿言其小名也毛公傳詩訓辰爲時古語之不能通曉自六國時已然矣

以大名代小名例

古人之文有舉大名以代小名者後人讀之而不能解每每失其義矣儀禮既夕篇乃行禱于五祀鄭注曰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推鄭君之意蓋以所禱止門行二祀而曰五祀者博言之耳五祀其大名也曰門曰行其小名也祀門行而曰五祀是以大名代小名也賈疏曰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歛則誤以爲眞禱五祀矣

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楊注於乎字絕句引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劉氏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謂徹乎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造竈古字通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專言之則爲竈連類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按劉氏此說深得古義足證明鄭注博言之義矣

春秋之例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則不繫以國如楚邱不書衛下陽不書虢是也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則但書其國而不書其地如盟于宋會于曹必有所在之地而其地小名亦不著書之史策後世將不知其所在故以國書之此亦舉大名以代小名之例也後儒說春秋謂不地者卽於其都也失之

以小名代大名例

又有舉小名以代大名者詩采芣篇一曰不見如三秋兮三秋卽三歲也歲有四時而獨言秋是舉小名以代大名也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二冬文史足用三冬亦卽三歲也學書三歲而足用故下云十五學擊劍也注者不知其舉小名以代大名乃泥冬字爲說云貧子冬日乃得學書失其旨矣

呂氏春秋壅塞篇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與國同休戚者宋亡則戴氏絕矣不曰此宋之所以亡也而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亦是以小名代大名之例此句卽結上之辭非別一事也高誘

注未達其旨

以雙聲疊韻字代本字例

集與就雙聲而詩小旻篇集與猶咎道爲韻是卽以集爲就也戎與汝雙聲而詩常武篇戎與祖父爲韻是卽以戎爲汝也此以雙聲字代本字之例也

尙書微子篇天毒降災荒殷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天篤下災亡殷國篤者厚也言天厚降災咎以亡殷國也篤與毒亡與荒皆疊韻此以疊韻字代本字之例也

詩天保篇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曰卜予也楚茨篇卜爾百福箋義亦同按卜之訓予雖本爾雅然其義絕遠余嘗疑此卜字卽檀弓卜人師扶右之卜當讀爲僕僕者古人自謙之稱故訓予與台朕陽一例非賜予之子也毛鄭以之說詩殆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韓詩秉作卜卜報也卜爾之卜亦當訓報卜爾者報爾也以雙聲字代本字也

夏小正黑鳥浴傳曰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按飛乍高乍下何以謂之浴義不可通俗者俗之誤字說文俗習也黑鳥俗卽黑鳥習也說文習數飛也傳所謂飛乍高乍下者正合數飛之義俗習雙聲故卽以俗字代習字也

夏與暇疊韻尙書多方篇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暇卽夏字言天旣降喪于殷以夏后氏有大功德于民故以五年須待夏后氏之子孫冀其克念作聖而作民主也詩皇矣篇鄭注引此經正作須夏之子孫尙書以暇代夏乃以疊韻字代本字

穀與祿疊韻禮記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按此王姬乃齊僖公之夫人魯莊公之外祖母故下文有或曰外祖母之說僖公名祿父此云齊穀猶云齊祿斥其名而繫以國亦猶齊潘齊環之比齊穀王姬以夫名妻亦猶武王邑姜之比古人自有此稱也不曰齊祿而曰齊穀以疊韻字代本字也鄭注曰穀當為告失其義矣古書多假借雙聲疊韻字之通用者不可勝舉略舉一二以例其餘

以讀若字代本字例

錢氏潛研堂集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段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說文言之饜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許田許男不必从邑从無也契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

薊不必从邑从契也璿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璿即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趙讀若熒詩獨行熒熒不必从走从勻也趙讀若匄詩匄匄救之不必从走从音也孔讀若戟春秋傳公戟其手不必作孔也櫛讀若柅易繫于金柅不必改為櫛也句讀若鳩書方鳩僝功不必改為句也憎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為憎也寡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為寡也櫟讀若斲攷工記以其圍之泐捐其斲不必改為櫟也屐讀為僕孟子僕僕爾不必改為屐也卒讀為愆今經典臯辛字皆作愆柎讀若創今經典柎業字皆作創人讀若集今經典人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聖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莫讀與蔑同今尚書莫

席字正作蔑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字正作聶叶讀與稽同今尚書叶疑字正作稽雀讀與爵同故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數故字皆用施雪讀與隱同孟子莊子隱几字不作雪是皆段其音并段其義非後世譬況爲音可同日語也按錢氏此論前人所未發頗足備治經之一說

周易鼎象傳曰鼎象也按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義不可通虞注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此亦曲爲之說耳周易象字依說文當作像說文人部像象也從人象聲讀若養字之養然則鼎象也猶曰鼎養也下文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其義也學者不知象爲養之段字故不得其義

呂氏春秋古音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按隃本作侖陟上阮字從隃而加隃旁作隃又誤爲隃耳阮者昆之段字說文繫傳隃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隃元聲讀若昆阮讀若昆故卽段阮爲昆阮侖卽昆侖也漢書律志正作昆侖可證凡讀若字義本得通故彼此可以段借也

美惡同辭例

古者美惡不嫌同辭如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人之所美也而左傳云衡而委蛇必折則委蛇又爲不美矣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詩人之所美也而齊風云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傳曰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正義足成其義曰於是樂易然曾無慙色則豈弟又爲不美矣齊子豈弟本與下章齊子翱翔一律而鄭必破作

闔圍謂與上章齊子發夕一律蓋以他言豈弟者皆美而非刺故不從傳義不知古人美惡不嫌同辭學者當各依本文體會未可徒泥其辭也

詩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曰畔援武強也按畔援卽畔嘑論語先進篇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嘑正義曰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嘑嘑失禮容也正與鄭韓義合嘑之爲援猶畔之爲嘑聲近而義通矣玉篇又作無然伴換古雙聲疊韻字無一定也卷阿篇伴奂爾游矣伴奂卽伴換也箋云伴奂自縱弛之意蓋卽跋扈之意而引申之是故畔援也伴奂也一而已矣畔援爲不美之辭而伴奂爲美之之辭美惡不嫌同辭也訪落篇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判渙亦卽伴奂也傳箋均未得判

奂之義判渙亦自縱弛也言將助我而就之猶不免於縱弛也是故伴奂也判渙也一而已矣伴奂爲美之之辭判渙又爲不美之辭美惡不嫌同辭也

禮記孔子閒居篇耆欲將至鄭注曰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按中庸篇禍福將至此云耆欲卽福也美惡不嫌同辭月令篇節耆欲禁耆欲以耆欲之不善耆言也祭統篇興舊耆欲此云耆欲將至以耆欲之善耆言也王肅作家語改作有物將至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高下相形例

昭十三年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癸酉退朝子產命

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注曰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按子產與子大叔皆鄭國賢大夫傳者欲言子產之敏乃極言子大叔之不敏此高下相形之例也禮記檀弓篇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按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記人欲言子游之知禮乃先言曾子之不知禮亦高下相形之例也後世記載之家但有簿領而無文章莫窺斯祕於是讀古人之書亦不得其抑揚之妙徒泥字句以求之往往失其義矣孟子離婁篇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亦舉曾元之養口體以形曾子之養志學者不可泥乎其詞

敘論竝行例

僖三十三年左傳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王氏念孫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嚮師而哭旣罪已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若如今本穆公旣以不替孟明爲已過則孟明不可用矣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

掩大德乎今按王氏解不替孟明句是也謂今本脫曰字非也
自唐石經以來各本皆無曰字未可以意增加蓋古人自有敘
論竝行之例前後皆穆公語中間著此不替孟明四字竝未閒
以他人之言孤違蹇叔與孤之罪也語出一口讀之自明原不
必加曰字也如昭三年傳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按則使宅人反之左氏記事之辭且
諺曰以下晏子之語中間無曰字卽其例矣

史記屈原傳敘事中間以議論論者以爲變體愚按趙世家云
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悲乎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
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
君終無適于其國可破也皆於敘事入議論古人之文無定

法也

實字活用例

宣六年公羊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上門字實字也
下門字則爲守是門者矣襄九年左傳門其三門下門字實字
也上門字則爲攻是門者矣此實字而活用者也爾雅釋山大
山宮小山霍郭注曰宮謂圍繞之宮本實字而用作圍繞之義
則活矣宣十二年左傳屈蕩尸之杜注曰尸止也尸本實字而
用作止義則活矣又如規矩字皆實字國語周語其母夢神規
其鬻以墨韋注曰規畫也此規字活用也考工記必矩其陰陽
鄭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此矩字活用也經典中如此者不可勝
舉

執持於手卽謂之手公羊莊十二年傳手劍而叱之禮記檀弓
篇子手弓而可是也懷抱於腹卽謂之腹詩蓼莪篇出入腹我
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手熊羆足野羊注曰手足謂拍踰殺之
手所拍卽謂之手足所踰卽謂之足古人用字之法也
尊者酒器也儀禮注曰置酒曰尊則尊字活用矣席也筵也敷
布之具也儀禮注曰席敷席也筵布席也則席字筵字活用矣
蓋在禮經卽有此例史記東越傳卽縱殺王以縱殺人而卽謂
之縱張釋之馮唐傳五日一椎牛以椎殺牛而卽謂之椎皆此
例也

莊三十一年公羊傳旗獲而過我也解詁曰旗獲建旗縣所獲
得以過我也按此解非是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曰旗
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示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蓋旌旗
之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退表韋注曰表旌旗也故
旌與旗竝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
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竝曰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
旌旗皆實字而用作表示之義則實字而活用矣解者不達此
例乃以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
以女妻人卽謂之女以食飢人卽謂之食古人用字類然經師
口授恐其疑誤異其音讀以示區別於是何休注公羊有長言
短言之分高誘注淮南有緩言急言之別詩興雨祁祁雨我公
田釋文曰興雨如字雨我于付反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若
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苟知古人有實字活用

之例則皆可以不必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九終
仁
和
邵
順
穎
長
沙
王
先
慎
校

